者矣孫子曰微乎無形神乎無聲此乃愚之所謂制勝歟繇斯以談即會稽赤壁采石瓠城之或襲或戰安見其非法也閼與靳南巴山夏口之或翕或張安見其皆法也而又焉合焉不合之有雖然必合則勝不合則不勝者意在君不御將乎昔漢高不愛眞王之印與千金萬戶侯以慫韓彭諸臣故古今稱善將將輓近世則不然名授斧鉞建旗皷寔則縶其手足若糾纆然毋論居平頫首而就法即對壘交綏大將不敢戮一士卒惡覩專閫以外耶故縱猛如虎貪如狼戮一士卒惡覩專閫以外耶故縱猛如虎貪如狼固不敢逞其雄與戾縱法如武智如臏勇如起翦亦不得布其材斯必不勝非若他之勝負半者也武夫之對以臆乃爾惟執事幸教之

訓儲

吾觀三代盛王之爲太子計何其豫且備也其君固教之爲人君爲人父而不敢怠也其太子知爲人子爲人臣而不敢亢也其君其太子以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君父之道合而不敢不重圖也天下之本爲天下早定社稷靈長之計必于社稷之儲副焉端之此成周所以爲萬世法歟周制太子妊而有胎教生而有襁褓之教過闕教下過廟教趨

入學教齒朝諸侯教之郊勞立則教之太師太傅太保冠則教之敢諫之鼓進善之旌嗚呼備矣顧教襁褓者什七教弱冠者才十二三何也謂夫習齊而齊習楚而楚習不可不慎也故成王之爲孺子也出則周公召公入則太顛閎夭散宜生而又伯禽唐叔之與偕詩書禮樂之與游目不接妖艷之形耳不入優顐之聲口不道斷擊之辭居不邇諧媚之羣遊不涉畋獵畢弋之娛玩不投希世絕域之珍習久成性異時者非所服習卽輻輳而不能移譬之魚不乘風而翔鳥不望洋而泳水不流燥火不就濕其習性固然矣是故成王美教化措刑罰而周道以濃可不謂繇襁褓之教成哉秦漢以還周禮衰廢太子立不早教不豫者盖比比然惟唐文皇帝範一書所稱教太子者甚詳而時臣李百藥之賦贊道于志寧之撰諫苑所以勸戒太子者甚懇惻其中如魯公之抗法賈生之苦辭毛

畢之股肱黃綺之羽翼戾園之奇舛御牀之慨歎罔不兩陳而互發之然當其時所以教妊教襁褓者果盡如周成王乎無惟乎承乾既如彼高宗又如此而治不三代若也輓近世教弛而德荒德荒而政敝畢畢無足爲今日數者今天下引領跂足人人望　元子升儲而不知　上有訏謨下無窺伺授　冊當不越旦暮間矣所以教之之道從容諷議不有　高皇帝之昭鑒錄乎上下古今不有文皇帝之文華寶鑑乎草茅何稱焉況襁褓以前禮屬內廷既非愚生所敢知出閣以後宮僚有定員講讀有定儀經史有定程以至服御起居左右罔不定者又非愚生所敢言無已而過計言之

天子之子不患不崇高患高而日隔不患不富貴患貴而日驕不患不聰明患聰明而日屑屑于不必見聞之事故今坊局諭贊非不備官矣而間有儒紳韋帶端亮清方若三老五更之屬或當一選

而薰炙之經史訓詁非不備籍矣而其他田間疾苦民俗世風如火耕水耨之類或當一稱說而啓明之晉接雖有則而三師儀注及後之友徐劉而賓顧葛者亦當略倣以教謙服御雖有章而二帝鹿裘及後之衣弋綿而履革舄者亦當時誦以教朴謹左右矣而儇巧便佞每潛伏于燕私不當以未逞而不遏慎起居矣而聲色狗馬每環伺吾嗜好不當以未近而不防大抵誦讀之功徵涵養之力人儆戒之道淺遊息之機深左周右召之漸摩固切而履堯蹈舜之觀法尤親近如此則志不患驕情不患隔聰明不患崇高富貴之溺與婦寺之壅蔽矣如此雖令中材如周成王且化于日一奭孚于天縱哉嗟嗟生而神靈幼而于太顛閎天而況乎下成康即不能不教而敦敏後世唯師傅日虛道德日衰名分日懸故愚也不敢高談齒學拜師以强世亦不敢繁稱閱武崇文

以引世之不急惟就見行者欲稍稍潤色其二三要之師缶爲鼓師葉爲笋誠略其跡而以意求之雖謂　今上之教卽　二祖昭鑒文華之教而二祖之書卽周禮一書亦可矣乃世儒又有監二正之季而躭躭憂振憂瑾者或厠其間且若何嗚呼此蘇氏所謂有管仲直二匹夫耳彼豈能竊發于成康之朝與太公周公召公之時周書曰孺子其朋又曰汝惟沖子惟終愚意在丞弼者一加之意而已敢始終以周道獻

待敵　擬程

夫兵兩相角者也吾欲勝敵而使敵之必不可勝則待敵先之矣吾欲待敵而使敵之必不出乎所待則知敵先之矣斯何也彼已虛實翕張之變至不可勝原也無術焉以待之是獵猛獸而不置羅也不克必已即待之而非審知之是不察魚之性而爲餌也不中必已故勝自敵決者也吾未能決敵而貿貿焉與逐于戰守攻圍間何勝之可圖孫

臏雖善師非知龐涓者必且信齊怯必且疾馳而
待之馬陵未必一發而殪將伍胥雖善謀非知囊
瓦諸人必且數奔而待之迭出迭入之後未必五
戰而舉郢愚故讀史至伍胥孫臏不異二子之勝
敵而深歎其知敵而待之也茲請畢其說焉胥之
勝楚也勝于肄楚則法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臏之敗涓也敗於倍日而趣馬陵則法所謂百里
而趨利者蹶上將也固皆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之
術也當是時使涓也知彼胡驟入而驟羸此必詐
我馬陵道狹多阻隘胡忝馬陵必設伏誘我即止
不逐即逐不棄軍并行或出別道以擊之則齊豈
遂克使楚也知吳肄我亦分乘廣之士迭出應彼
或厚集以伺彼而彼一師則吳策豈
遂中故龐之蹶楚之不競坐不知彼耳而二子則
知彼之必不能逃吾待又知已之不虛待也斯百
全者也不然而區區以逸以飽待之而決勝焉則

我能勞彼彼亦能奪我之逸我能饑彼彼亦能奪
我之飽而安見必百全邪惟饑飽勞逸無定情主
客無定形故主不待客非主也待客而不知客之
必然必不然非待客也善爲主者如善奕矣既示
之不可攻以待避示之不足避以待攻而又知避
必實我吾虛之攻必瑕我吾堅之斯百奕百勝兵
亦若是而已近世之用兵者對有立敵而不能待
其數固不勝也臨敵而不知其數又不勝也何也

世所謂將者無論僨帥統子即偏裨統之帥帥監
之巡察使者又制之督臣其謀未必能相資而其
勢則足以相控一則相敵二則相柄鑒有不可勝
之將乎士卒平居則強者踢蹋陸博弱者襆小賈
逐贏利一旦鼓行鮮不變色者而又馬如羖羝如
錢錐戈盾如榆葉有不可勝之卒乎我千萬人爲
陣陣即爲方爲圓爲牝爲牡爲車輪爲鳧罝爲鴈
行而敵以大兵擬我或伏甲邀我游騎襆擊我彼

分而我分之則亂彼合而我合之則不支有不可
勝之陣乎大將不敢斬偏裨偏裨不敢斬卒卒之
法極于貫耳而將之法亦往往已于奪其官不誅
有不可勝之律乎夫如是奚能待敵之勝哉故曰
對有立敵而不能待且敵貪而不知餌也敵輕而
不知亂也敵競而不知攜也敵驕而不知誘也敵
忿而不知激也敵惰而不知乘也勞逸饑飽閻於
內主客閻於外惡在其能知耶故曰臨敵而不知

今欲知之奈何得敵之形兼得敵之情又得敵將
之明暗勇怯敵士之勁脆與敵志之贏虛而至於
工哨探多耳目則其小小者也乃所謂知之也今
欲待之奈何我將帥良士伍充營陣精紀律嚴敵
欲移其守爲戰而我軍峙若山難測若河欲移其
戰爲守而我軍驅若風搏若雷電而至於以飽以
逸則特其昭昭者也乃所謂待之也即吾知之待
之而內外固捷之奈何曰在堅決司馬穰苴之斬

賈也固不聽軍中之赦也孫子之斬二姬也固不受王臺上之令也吾誠孫子誠司馬穰苴夫誰得而撓諸卽吾知之吾待之而敵亦知且待之復奈何曰亦豫容之而已矣古方孫子爲三萬寵時消固信亡者半吳師歲入楚固不虞其罷楚也兵事曰機夫機隱發驟中疾於流矢此豈可顯設可漫圖而自泄其機邪故知敵而洩與不知同待敵而泄與不待同嗚呼今天下寧少知機如孫子者哉自非上之人能知而待之則厄于蓬累猶之饘足也困于鹽車猶之乞食而退耕也雖然卽欲將將者授之權聽之出入進退效則公之倭之上亦何愛之有顧知之少不審則少寬之將恃氣毀閑少約束之將搖手觸憲無一可耳由斯以談卽曰知敵而待之難固未若知將而待之之難亦可也

制勝　擬程

夫兵之家一而彼已勝負之形百勝負之形百而在我制勝之機一斯何也勝不勝兩也一可勝則一不可勝其形固對立而互持之彼已一也已不可勝則彼可勝其機貴先制而獨操之形忽而勝倏而負若陰晴之至變而莫之窮也機孰爲勝孰爲負若斗杓之至定而莫之惑也善用兵者握其機審其形機運而形從雖離合萬變而勝固可逆

覩已古今稱善兵者不出孫子十三篇而孫子大指又不出知彼知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知且待之則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其凡也然是強弱整亂勞逸饑飽靜躁者我與敵其之動止則並馳之塗押闔則互變之門夫安得獨制勝乎故我欲待敵不能使敵不知我之待者不必勝我能知敵使敵或知我之待者不必勝我求知敵待敵而反爲所知所待者不必勝我或陰匿其所知而敵亦陰持其所待者不必勝我或陽賒其所待而敵亦陽左其所知者不必勝我故設所待欲致敵待我而反待之而彼或預知之不必勝我故闇所知欲致敵知我而反知之而敵或別有以待之不必勝然則若之何制之噫藉令制敵可如獵者制獸漁者制魚然何事必沉幾之士神武之英傑而後推轂也是故法令孰明士卒孰練利在強不則弱且敗乘輿不馳詔令不納利在整不則亂且

敗撫若嬰兒乃可赴谿休若愛子乃可俱死利在
逸不則勞且敗不飛輓而輸不甬道而蓄利在飽
不則饑且敗力斗不輟堅卧不起利在靜不則蹤
且敗此非待之正與百正而百勝則主客利鈍
若提衡然即市人能制之見黑白豈必明數一二
豈必巧耶惟夫以智角智以謀伐謀其法時離時
合時離合之際於是乎強者弱弱者乘強整者亂
亂者誤整逸或勞之勞或逸之飽能饑之饑能飽

之靜或能躁之躁或能靜之自非沉幾之士神武
之英傑能隨機決勝者幾何試以古事徵焉杜伏
威之擁上募強矣而汴州之役于仲文以羸師提
利州之役任圜以疲卒逞則弱也猶之乎強也淮
陰之戮殷盖整矣而馮異擊赤眉以服亂王睃敗
吐蕃以鼓亂則亂也猶之乎整也宇文泰之乘高
歡勞逸固矣顧順風而馳者孟獲破胄雪而襲者
蔡州克則勞也猶之乎逸也述饑飽者多服趙營

平之屯田乃有唱籌而量沙焚舟而破釜則饑飽亡定衡矣譚靜躁者多歎周亞夫之堅壁乃有譁將領以巫教激士卒以劍降則靜躁亡膠柱矣凡若此者非相機而圖迎機而發當機而立斷其能圭景未昃而風雲立變也哉此古事章章較著者也後世樂詭者矜之曰核勝於于任而師武臣力之譚廢課績於馮王而敦陳整旅之論詘觀兵於葛孝而玓遲速拙之議乖跡伐於檀項而樵蘇饋餉之說泥閱篤於田單李矩而岳峙淵停之指迂此殆非也我處其敗而更之敵處其勝不知借其勝而反之無爲貴正而不變也宅平者難之曰用弱而胡邪莒以弱潰用亂而胡莫敖以亂亡用饑而胡睢陽以饑破用勞而胡魏武以勞蹙用躁而胡宋老生以躁擒此又非也勝未嘗不在我而自不知乘之敗未嘗不在敵而自不知駕之無爲貴變而不正也故夫變者輔正者也古

者鑒今者也卽古人之法程今日之虜強弱謂何整亂謂何勞逸饑飽靜躁之謂何我方怯言戰而虜且以戰苦我豈眞欲戰哉欲戰而邀款我方恥言款而虜且以款甘我豈眞欲款哉欲款而資戰此果彼之不可知乎抑知之而特無以待之耶果彼之不可勝乎抑可勝而無以勝之耶屈指而籌虜有可勝者三吾可勝虜者三虜鳥擧獸散不必撓之而亂也縱橫肆掠不必誘之而躁也馳逐草

莽不必致之而勞也皆可勝者也而竊竊焉希其惰歸何也客亂則整者利客躁則靜者利客勞則逸者利皆可勝虜者也而屑屑焉聽其互市何也畏虜則如虎避虜則如鼠夫非外刼鵝焰內銷鬬心繇兵氣之不振歟氣則何難乎作之古之人軾蛙避螳此以術而作之氣也焚骸掘壟此以怒而作之氣也日椎牛坐饗士此以恩而作之氣也誅前却戮背傷此以威而作之氣也作之而奮則我

軍驅若風集若雨搏若雷電而強弱整亂勞逸饑
飽靜躁之形舉無論矣顧奮在兵作在將將豈易
易乎頃國家不愛徹侯之印以招衛霍而應詔者
僅僅若而人及一旦與敵遇大都倖勝什九法勝
什一張勝十百千萬核勝百不什二三而又好大
者不得不諱師之名喜功者不能不諱戰之實愚
故慮將兼慮將將者耳幸無謂介冑之士重言將
而輕言兵可也

練兵　擬程

夫兵之所藉以馭者制也而制之所託以行之者
法也制立于上雖有革有因有變通于因革之外
而無不奚者也法行於下雖有名有實有權衡於
名實之中而無不返者也在善御兵者審其法而
濟其制制存而法張蔑不振已則今日簡閱之政
是也夫簡閱莫善於周官矣先王謂兵不可去亦
不可妄設故寓之農隙蒐苗獮狩無非教

者是以先王之兵不用則靜而不可測用則動而不可制斯何也其教素也其威愛深也其耳目心志之注一也春秋去古未遠列國君大夫猶知閒閱若晉之文楚之鬬穀豈不庶幾焉漢制南北軍則太尉衛尉閒之至七校而法弊唐則府兵衛將令互統而分閱之至藩鎮而法弊宋則罷將宿兵任士人典之至戍邊而法弊大都強者不畏將而畏敵弱者不樂鬬而反樂亡則所謂教之貴賤等

列以折其驕教之斬刈殺伐以鼓其敢者將安在耶我國家閒閱之制畧采諸漢唐內自畿甸外自邊徼有帥以領之有節使以督之訓以終歲覩古之教四時者詳矣宜投石超距人人能也攉鋒創敵亦人人足也何曩者小警即議召募大警即議調發乎此無他閒兵以爲實也卒不得實而得虛濟罷者必募矣募兵以爲精也俄不得精而得罷濟虛者必募矣募兵以爲實也卒不得實而得虛濟罷者必調矣然則鄉之隸籍戎行編名州縣者

何爲也且籍兵募兵調兵一兵耳若之何此則忽朽鈍之不足賴而日視其削彼則覬精銳之足使而日幸其張兵不同耶制不如舊耶蔄閱之法不良耶聞之夫子曰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胡數十年教之不能一日用之而皇皇焉取辦于募且調也況應募者非亡命即惡少年耳從横睥睨不異饑鷹未戰則蓄之難已戰則擾服之不易故暫可而常不可者募兵是也至於應調而來者非有親戚丘隴之念直干賞蹈利而已耳徵需之棘糗粻之倍州里之騷勢所必至故急可而緩不可者調兵是也夫募兵不可調兵不可宜莫如練兵矣試考章于國憲審法于周官參利弊於漢唐之世今所云練者名耶實耶脆耶勁耶耗耶冗耶案籍而稽之逋伍者十一役私家者十二孱不任介胄者十二三此不可謂實闔軍而校之營兵不必勝衛士蔄卒不必勝營兵隊長不必勝蔄卒力不必扼虎

射不必蹶張此不可謂勁樹羽而鼓之坐作若嬉譟嘑若狂羣趨迭鬨若將爲戲而止耳而又荷庫之朽甲貫巷之瘠馬皆坐耗縣官之廩庾此不可謂不冗且微獨于此也弛擔而趨營望之若卒也者芰舍而趨市問之若非卒也者以此隸籍與虛籍同逢睚眦之細無不攘臂也者覩矢石之急無不股栗也者以此號勇鬬與無勇同夫如是而上之訓之者復盛爲之聲容而不實繁爲之禁令而不考侈爲之賞罰而不信此能練乎抑不能練乎以兵若彼以練若此即平時且扼腕而談之嵩目而憂之況窮波極島之外有聚舳艫謀門戶者乎即此聚軸轤謀門戶者而吾瑟日乖吾弦日弛未有不取而張之者也張之如何亦力反其簡閱之弊而已弊刷而不襲何法不立也法立而不循何伍不充也伍充而不濫何卒不勁也卒勁而不擾何技不習也技習而不淆何冗不汰也如此而節

使授之帥帥授之將領又何患乎掣肘何患乎拘
攣何患莽莽於法之內何患營營於法之外如此
而一年不成軍三年不號勇敢十年不全制敵者
吾不信也抑愚有慮焉夫弊見其易除也則必前
後見其易伏也者利見其易興也則必前後見其
易蠹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其庶幾焉今練兵利
弊豈不如指掌顧聞敵則議彼敵則議已敵解而
議息息則泄泄然尋其故矣是謂議論之蠹況議

練兵者一人裁練兵者一人任練兵者又一人上
之申令嚴于束薪下之率作忽于舞墓是謂文法
之蠹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而遽行姑委之于其
名而遽懈姑循之於其名而遽曰脩舉可也愚又
有慮焉將未練兵兵未練戰此其疾猶在腠理間
可湯藥瘳者也惟冤至而我姦民導之反借之爲
爪牙而借與之爲耳目此其疾在膏之下肓之上
非可金石砭者也意其便莫若簡閱之中寓召募

之意令諸惡少者驤首受兵屈首而受約束而吾
以旗鼓威之資糧扉履德之其誰與寇乎雖然德
驟不孚威驟不懾昔造父之馭馬也馬驚出溷而
逸則威分於出溷也王子於期之爲駙駕也過圃
池而馭敗則德分於圃池也吾恐寇兵爲出溷而
寇貨爲圃池也其奚以禁之曰是亦在將耳誠得
將如得弩括焉外縱則發矢內拒則蓄力矣何威
德之分之足慮乎愚獨慮國家櫛風沐雨之疆埸
二百年休養之士而或使文墨議論者悠悠而坐
蠹之吁可慨也

備倭　擬程

蓋臣之憂國猶謀身也策士之籌邊猶謀家也有身者謀身苟可衛吾身雖強必葆血氣儲藥石可衛吾家蔑不豫已有家者謀家苟以備之不然疾至而謀療晚也家雖完必嚴鐍鑰固墻垣以備之不然偷至而謀防舛也今天下謀倭者藉藉矣樞臣當軸而圖臺省臣簪筆而議樽俎奮越之臣高目而畫山澤蒙放之臣扼腕而封

事卽逢掖之豪韋布之俠以至齒危髮秀之老無不聚族而譚何況乎武人顧樞臣廷臣所持多廟謨愚不敢知內外臣所白多危言愚亦不敢知何也凡議者兩激互猜不要之至一世不謂虛輕和譟絀詞指陰陽世不謂亮徵引不盡符規畫不盡融世不謂達斯三者非武人之所知也第浙產知浙請按浙患倭與浙宜備倭者爲執事一誦言焉

倭黠夷也其上世叛服不可勝原自　高皇帝毅然絕之遣公侯遵海而爲之防窮島極洋堡堠繡錯嚴矣永樂初乍貢乍掠正統中乃稍稍入寇至嘉靖季年兩夷使爭長而後而我二三亡命者搆之倡然執兵殘邑殺將海上遂騷然已亂數年而寧寧且三十年而有朝鮮之役又且三歲倭且搆且敵故頓兵全羅慶尚間此其志似不在朝鮮浙何爲不慮倭今浙慮者曰昔烏合阻饑之倭介亡命入掠此爲盜今鯨酋統馭之倭挾破國而入犯

此爲敵敵孰與盜解者曰不然我邊鄙往不虞倭
今虞矣且虞之累歲矣懦夫之夙戒何患乎猛犬
之疾噬也虞者又曰悉一二島蔦食之其毒蠆也
總六十六洲蹂躪之其雄虎也虎孰與蠆解者曰
不然我師鄉不習倭今習矣習馬則驅習蛇則狎
習水則浮慮者又曰倭棄朝鮮而南計不掠登萊
登萊瘠必且掠吳會饒解者曰不然往卷朝
鮮安知無爲倭導如許儀後者今犯浙安見有爲

倭諜如王直者饒瘠難料矣嗟乎憂倭之強者非
也其言不必強者亦非也士氣慎毋奪亦毋驕驕
奪等北耳料倭之至者未也其言不至者亦未也
人心慎毋搖亦毋懈搖懈等左耳然則奈何曰備
之備之將何如曰有道焉整齊之約束之神且化
之使聽之不得吾聲覩之不得吾形測之不得吾
情吾疆塲而長遊于金革之外則農而耒女而機
什伍而介冑吾養焉衛焉而已疆塲猝不戒起而

應之無一不在吾約束整齊之內此曰備已是始
未嘗不備而卒歸于不知備否則民怖其始吾畏
其卒何輕言哉今日宜備諸海者三備諸陸者亦
三一曰間諜之士宜深也不深則徒索其貌反闇
其情與無諜同且中其設覆而愚我也不可也二
曰戰陣之艘宜遠也不遠則陸汪夷目城分士心
與無艘同且被其疾颶而突我也不可也一曰金
火之械宜精也不精則虜居其利我居其鈍與無

械同且受其橫擊而殲我也不可也此備海者也
海則以戰而爲守故守在海一曰米粟之儲宜富
也民食在野急則宜在邑故不言豐積而言清野
非計也野固不易清也一曰保甲之團宜預也族
黨在民急則衛在官故不言訓練而言徵調非計
也調固未易習也一曰山谿之險宜固也險或在
水或在山谷故不言阨塞而董董言城池非計也
城池固其近守者也此備陸者也陸則以守而爲

戰故戰不在陸猶未也姦民一不逞卽奉頭竄舶
思叛夷者十九豈無術焉賙之無仇讐焉毒之耶
語曰虎伏於莽鳶必號焉蛇遊于澤鴟必噪焉此
在詰寇者按其鳶號鴟噪之跡而疾掩之掩之稍
緩則他日鄉導之害齊民一不快卽瞋目語夷思
發難者十一豈有浚其膏液敲扑其肌膚者耶語
曰將奮者足跼將搏者爪縮此在長民者當及其
縮爪跼足之時而疾收之收之稍後則他日讐應

之害猶未也海譬泰山艘譬毫毛浩蕩之間正唯
吳越響應要不得別藩籬而兩之故擊首則尾至
擊尾則首至非蛇說也陣說也況乎其陣之海也
郡稱州將縣稱師帥干城之事亦聽守令者指揮
似不當甚方畧而一之故王良操左革視右造父
操右革視左非御論也掣論也況乎其掣之兵也
此亦戰守之律也猶未也浙兵名患寡實則患驕
小窘攘臂中窘脫巾大窘不難擁盾而起驕矣狂

氣躁則勇氣衰在鼓者以勇易驕古有投醪者肯未及咽而戰氣自五椎牛者羶不踰嗌而戰氣自十則善鼓也漸將名患替而實則患怯上者矜彌縫次者工窺瞰下者巧覆匿怯矣中情怯則外貌卑在馭者化怯爲敢古有總文儒而豹服有韜帥矩臣而熊旅有章者則善馭也此又其要領也誠能得其要領操縱其紀律芟其害修其利而陰備之則無事而諜人吾烽燧也戰艘吾壁壘也兵械吾干櫓也米粟吾廩庾也保甲吾田賦也山谿吾封疆也將吾將也卒吾卒也民吾民也若無一爲之備有事而烽燧興壁壘堅干櫓精廩庾充田賦雄封疆嚴將敢卒奮民樂死不偷又無一不爲之備故彼亂如烟我定如鏡初不見其周章而所以與彼動靜者百不缺及彼陷如穽我發如弩初不見其倉卒而所以笑彼出沒者百全善之善者也是道也隆則強替則弱久弁髦之則危時輯之則

時靖永持之則安瀾覆盂者永永矣洪武永樂間倭欲貢不得欲市不許欲摽掠不能故曰隆則強正統間一入桃渚再入大嵩至沃兒以嬉剔孕婦以賭當其時武備弛矣故曰替則弱嘉靖癸甲間介我蝥賊掠我原野辱我將吏殘我城邑荼毒我蒸黎東戰吳西戰越西南戰閩戰廣亂者半天下至胡少保譚中丞克舉數十郡之師而始平之故曰久弁髦之則危時輯之則時靖近歲急我屬國勤兵于玄菟樂浪間而倭或挫或逞乍嫻乍逆一縱一橫正在所以策之備之而得則安瀾覆盂之始也不得吾未睹其卒也嘗謂備倭如備虎狼然遠柴柵以禁之譬守張陷穽集弓弩以驅之譬戰投羊豕以餌之譬款禁則完羊豕不毒弓弩亦不費似出上策驅則利害半似出中策餌之自致之而自患苦之似出下策國初信公江夏侯之經制則以禁爲驅屏跡而不敢近者也壽安之勤

劉廣寧之破則且驅且餌卒莫逃吾彀中者也桃渚大嵩之役則撤其禁惶惑其驅而縱其噬者也宗設宋素卿內訌而後則餌敗而吳越閩廣間東驅之西西驅之東窘而後修其禁者也碧蹄之役則禁非禁驅非驅擊鼓而求之深山大麓者也嗟嗟至於今而負嵎者方利爪牙蹲之隣谷之外非蚤備之則一旦決藩不禁呼弓索弩不克驅斯無策矣故樞臣策之廷臣策之毋寧督撫臣策之何則議事難固未若任事難也而執事者終篇太息而言二帥幾得一帥焉舉無難者不知有胡少保而後有俞帥大猷有譚中丞而後有戚帥繼光則得帥難又未若得督撫臣難也雖然又有難於此者人盛一心心盛一智故借箸者籌之往往宅奧者左之煬灶者間之則首議難計累世者興之課眉睫者沮之則首事難方督繩墨輒奪斤斧弦者殲之鈎者侯之豪右興於左佞幸興於右則首發

難難三難具其誰不厚駿百年之烈而薄收須臾之譽甘忽兆庶之毒痛而苦逢一二人之懽不見故督撫乎故撫臣朱紈首議倭而死豪右故督臣張經首事倭而死佞幸肯不戒覆轍乎嗚呼今天下奮不顧轍而復貽後人戒者獨兵事也與哉愚憂前三者之難無已也

兵食議

天下固有無益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使人環視而不敢動者則兵食是已　高皇帝制天下之兵內自六鄉外薄四海府司衛所棊布星列將以壯　國家之勢爲萬世安慮至遠也今六合一家方內晏然靡犬吠之警九州貢賦繵輓歲至輸如江河積如丘山然而國用數詘者兵耗之也夫兵既荷干戈隸尺籍其勢不得自食故賦農以食之

今欲農無食兵乎必去兵而後可而兵固不可去也乃今兵又苦于無食矣夫坐而待哺兵固厲農力作不足以供餉農又厲兵盖兵與農交相厲也兵農交厲此其勢不可久且今歲支不給所在噪呼蜂起而戕主吏者豈非兵乎有司憚于激變往往束手置不問顧反啗以甘言姑息如此法令之不行也卽欲行安得償其所逋彼且有辭故今之養兵如養驕子子驕則家敝兵驕則國敝當事者猶尚泄泄然熟視而不敢動謂國計何理國如理家家無常業惟游惰是安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彼積習之久以爲父固當食我也食而不給則怨食而給則益惰惰則益匱匱而益無以給之至其捋腹而號尚安得施其鞭撻哉今之名爲兵者固曰國家以死力驅我豈令我捋腹而從事也然今京師之兵自工役外邊地自守堡外內地自守一運外實一無所事而內地最甚稍有寇警有司憚于折

兵顧反藉民以備之小急則召募召募有直大急則徵調徵調有齎其懸賞之費不與焉夫無事既賦民以養兵有事又藉民以衛兵平時徒爲耗蠹緩急一不得力卽施施然若有所負者此所謂驕與惰相成者也昔之養兵本欲以備不虞豈顧令其無事而食則有司之計過也蘇子曰兵無事而食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今　令甲諸翟衛卒什二而屯率屯兵二可給守

兵二而自食其餘行之而效卽天下之屯足以盡廩天下之兵縣官無所與其費策至善也然勢又易行而督屯之臣乃卒無爲國遠慮者坐視其廢而莫之舉也夫屯政之廢縣將領掊剝與豪強與鬻掊剝急故貧卒稱貸而棄田典鬻久故勢家兼併而占業及使者行部奸吏輒與爲市設詭詞以售其欺部使卽才能盡察乎故第徵子粒弗問畝疆虛名固存而恒產盡廢矣竊以爲屯田不復兵

食未可足也誠得任事之臣將咫尺之命分行天
下按籍以清其舊稽額以廣其新不出數年可使
兵盡歸農乃即于屯營之中稍行訓練之法揀其
精銳時其教閱二十從戎六十免役略如唐府兵
制如此不惟兵食可足而士氣不驕緩急有恃此
萬世之計所當早定者也

論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甲戌會墨

天以成業托之乎君相非徒望其守而已也君相
而明于天之意則不安其成而圖其盛者其道必
不輕矣夫舉帝王已成之業而靈承之調贊之此
豈待盡能竭任而後守哉然使僅僅守成而不圖

所以盛治則亦未察乎天之意與君相之心也君相之心兢兢焉懼安于成者之足以敗其成而不足以圖其所未盛于是乎上念祖宗下念百千萬世旁皇周浹揭宇宙而登之極盛大治之天斯天之意不孤耳然則所貴乎繼天下者豈專用天下之成業爲已適耶嗚呼此中材之所恃也非明聖者之所圖也彼明聖之視守業也固難而視臻盛治也尤不易則其道不得不盡能而竭任者茲成王周公所以爲萬世君相之法歟粤稽嗣守成業之主夏曰戡殷曰太甲而當時佐命之臣益伊尹實相之乃獨云成王周公謂何豈益伊尹非讓于周公而不若公之專且久耶抑敬承之戡允德之太甲其所養又皆不若成王歟否則何守典則典刑之外不聞其推而納之至盛也夫守成業而弗克臻盛治在夏殷之令主猶然則天之望于成王周公者能無深意乎哉天之意何意也托之于兆

民庶王之上而承之以歷服之休贊之以一統類而總方畧之佐天下誰不拭目而觀治焉寄之以薄海人民之愿志藉之以上帝神明之歆饗而乘之以禮樂制作之昌會天下誰不跂足而望治焉崇之以階序之優游而草昧不煩其心寵之以聘燕享之輻湊而離渙不虞其乘貽之以怡疆場之寧珪幣之雍而搆締不勞其謀天下誰不歸命而待治焉此其意固以天下萬世之盛

治望之而非欲區區守成云者猶父母於子畀之以家康之以身而又就之以師保庶曰爲聖賢而已吾宗也乎若負新襲明乎其非父之意矣而況於天耶人主唯不明乎天之意而藉崇高業富有無故湛于虞樂諧臣伴相又慆焉詖豫大豐享之舌以廣後其心志焉何惟乎世方休隆化琁旦調王綱且張赫赫乎駿駸乎海隅扶杖而遠聽朝廷端冕而不虞宜乎揭日月之光華闢宇宙之泰

和使之上輝組豆干瞬簡冊納民于唐虞升猷于
羲皇而卒莫致乎是者則皆安享其業之太過耳
夫安其業而不圖將業且不保安得稱盛治也是
不負業之既成哉是不負天之方眷哉明聖之圖
盛治則不然其心曰業至難守也治至難致也以
難守之成業而欲臻難致之盛治非見天下之安
而圖其危見天下之平而圖其陂不可也由是愁形而深思幽居而遠維烟

火萬里尉候四塞不安業之強而思鈴柝之嚴籌
車載途順成舉蜡不安業之豐而思稼穡之苦裨
晃揖遜清蹕遊娛不安業之樂而思櫛沐之勞臣
妾衆庶屏翰環海不安業之遠而思朽索之難馭
筮龜襲吉麟鹿來遊不安業之瑞而思鬼神之無
常享嗚呼此周公之心也亦天之意也當其時有
文之顯謨有武之大烈非不可坐享其成者乃公
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哺髮以吐握日與其君相

競惕焉而鴟鴞之詩豳風之陳無逸之篇立政之
戒與夫周禮一書之詳且切彼其視成業若不能
一日安何哉必如是而民物阜蕃天地協應五行
飭六符正八埏咸熙黃虞以來之治萃於此二后
相承之統光於彼人見太和在成周間以爲千萬
世守成之盛而不知公之心固有爲之致也輓近
世履公之業而不知公之心非惟不能致公之盛
治且見有衅兵銷甲而暴客扣關者矣有紅粟朽

貫而轉屍橫野者矣有馳田騁囿而輦轂告警者
矣甚則金湯千里徒豎一呼而朱草奇獸之稛至
而踵集者竟無益于成敗之數豈非成業狃之之
故歟漢而下若狃文景而耗于夷狄狃貞觀而隳
於藩鎮狃眞仁而荒于天書誣妄之紛紛者無論
矣即論于周之時周業起自后稷十七王而及成
之身公之相之凡上念厥祖下慮厥子若孫而垂
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至美善矣雖用其什一猶可

幾盛治乃康王一降陵夷至于平襄其定之間尚
不獲撫有其宇則豈公之法不存耶毋亦狃于成
業之守之易而不思其危不顧其亂不憂其陂于
是公之法有時乎窮歷世之業適恣乎其淫而天
所托之意益以孤耳彼其守天下曾不得與負薪
襲裘者比惡論所謂聖賢以亢其宗哉至是而周
公之心果得已耶抑不得已耶故曰有周公之心
而後有成王之治何則其所養者誠豫矣彼自爲

世子時視儆日星聽嚴雷霆食則盤頌銘寢則几
宣箴坐則立記過之史行則隨紏非之吏至今訪
落小毖諸詩尚一一可想者則其出而繼天下寧
敢用天下之業爲已適而虛天之付托也乎不然
即能守業或未必能盛治亦如戲如太甲而已矣
豈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成四十年而熙洽
歷七百餘年而猶治于夏商也然則守成王之業
必咨諸周公之相盡其人以求無負乎其天而爲

周公者亦盡慎所養哉

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 丁卯鄉墨

論曰人臣所以立身於朝著者豈徒奔走於職業之末而依回貪昧以取利祿也哉其勵之也有不可奪之節任之也有不可欺之道而本之也有不容不盡之心何則心也者所以奮其職業而自効於其君者也苟盡心以致之君將欺事之不忍薄事之不敢阿私諂事之不容發爲事業形爲諫諍莫非社稷生民之計是急而職業不患其不脩節

氣不患其不立臣極不患其不建矣否則此心不豫將祿位得以動之榮寵得以搖之其不依回貪昧而一掃其忠義之氣者能幾何哉故人臣以治心爲先而立心以正直忠厚爲本此豫章爲萬世臣節者勸也請得而申論之大臣以一身而立于朝著之間朝廷之政教思以布宣之朝廷之仁賢思以登崇之朝廷之過愆思以糾繩之其或貨財未理思所豐之邊陲未寧思所靖之百職未稱思所匡之黎庶未安思所阜之皇風未協思所泰之九夷八蠻之未盡貢服思所以來之麟鳳芝醴諸福之物未盡協應思所以致之其道豈可一端盡而其機豈可一二求哉亦以吾之一身而朝廷上下莫不環向而取則焉其所以能動吾君之衷潛消默奪若桴鼓之響應能致吾君之民轉移化導俾皆待命于我若血脉毛革之相麗而不少忒能化吾君之天下柁移輪運若風雷之撓動乎萬物

靡不趨向者無他恃吾心焉而已自心之不忍欺
待吾君也而爲忠心之不敢薄待吾君也而爲厚
之心也此立朝之本也本之既豫而定之爲討謀
發之爲忠讜出之爲分猷贊化又奚患其不善乎
故一念而忠一念而正且直事關利害一念而厚
則以身之榮辱爭之機伏隱微則以身之去就發
之義係生民社稷則以身之生死當之爲之定大
難決大疑策大議舉唐虞三代之盛以望吾君而
忠厚形舉龍逢比干之節以効吾君而正直奮舉
質天神對父母之心以對越吾君而正直忠厚之
互發由是而天下崇吾正直忠厚之心謀及高爵
及榮身肥家不以累吾正直忠厚之信之不加勸天下非之詈
之不加沮險壬讒慝交搆其間不加變外是而計
重祿不以雜吾正直忠厚之心圖及貪生恤死不
以間吾正直忠厚之心以之立心以之立節以之

立名而立身立朝之大義不其克樹也哉故本此以弼教而布政其優優矣本此以辟賢彙征其濟濟矣本此以繩愆朝端其諤諤矣本此以理財則邦賦充本此以靖邊則烽煙熄本此以飭百執事則鯨曠之刺不興黎庶樂業正直忠厚之所播揚也金戈不鳴玉關遠謝而九夷八蠻之輸誠待命之不暇者正直忠厚之所孚格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鱗集而麇至又孰非正直忠厚之所感召者耶不然而此心之忠厚一虧正直一屈將身家之計交戰乎其中利害之勢惶惑乎其前由是屈節于雷霆依附于藤蘿喪氣于指鹿斥馬之權貴不至爲拂鬚之諂舉樹之佞咒詆之鄙劣不止也縱不然亦惟簿書會計之碌碌而三旬伴食云爾天下之節氣忠讜其與存者亦幾何哉唐虞而下萬世立臣極者曰周旦曰尼父一則以行葦之忠厚不避流言

之正直而造姬業于八百之隆一則以誅正邪墮郤費之正直膰肉脫冕之忠厚而禘魯祚于三月之頃不周孔之心以爲心不周孔之事君以事君其奚以立朝堂曳組玉而自立于天地也哉噫此豫章屬望之心也而亦純臣自盟之誼也雖然忠厚不可以僞爲而厚貌深情者否矣正直不容于紛飾而矯立意氣者否矣故謙恭之莽似忠厚也而卒移漢祚讜諫之檜似正直也而卒傾宋籙此又立朝誠僞之辨而君人者少不加察焉有不以佞爲忠以邪爲正而自凶其國者乎愚敢以是而足豫章之論

君道稽古正學　攄程

人君之欲致盛治也不求正于天下而求正於心夫天下之待正於人主者豈其微哉卽日釐萬機日警飭百執事若不逮者而孳孳焉獨求諸心無他故焉毋亦以治忽之源忠佞之微其察識定于昭曠而鑒法備于往古故必學以弘識識以正心心一正而朝廷百官萬民靡不正矣不然卽日求正于萬民百官間見其理未必燭其亂詹其忠未

必辨其佞中無主而外誘並馳亦安所希盛王此乃傳之所謂庸闇乎豈非不學無術而惑羣動哉宋儒程氏曰君道稽古正學知言乎知言乎抑韋布之子學于閭右褒衣緩帶之士學于辟雍廼人主端委而作君師將焉學而又日出而朝朝而聽路寢日中而考政日入而糾虔天刑學將焉暇況詩書所稱帝王不相襲何必循古而治耶嗚呼韋帶之學師其理帝王之學師其跡師其意以高明光大其心彼其朝于朝而夕于路寢也夫訛非心所經綸而舍稽古之學之正將安折衷哉是故伊尹周公之頌稱先王五三六經之廸後王靡不于聖學拳拳三致意焉且懼其斁也而三公三少以訓正之懼其漸于習也而侍衛攜僕嬪御屬之冢宰巫史卜祝屬之宗伯以董正之又懼其惰于燕閒也而瞽史獻詩工誦箴諫大夫陳規士庶傳謗以贊正之若此者豈故勞宗廟社稷之身於法圖

信史而已乎良以稽古乃所以正學典學乃所以
正心純心乃所以正治而君道咸舉之矣由斯以
譚人主之心其所繫豈淺鮮者耶蓋理亂之基也
聰明狥智之宅也仁義之樞也禮樂刑政之所運
也朝禬之所則也郡國縣道之所觀赴也蠻夷之
所懷攜也所繫若是而非稽古正學俾之早從事
焉其趨日僻其慾日益肆流于聲色則諧臣媚子
進而蠱其心而聰明狥智之質闇矣流于黃老則
清虛恠誕之夫集而蕩其心而仁義之倫諦矣流
于申韓則武健之吏出而戕其心而禮樂刑政之
道衰矣流于權術則持祿養交之士乘而炫其心
而朝禬之風薄矣流于貨賄則聚斂之臣騁而中
其心而郡縣之胹削矣流于金革則邀功貿釁之
徒啾而亂其心而四夷之守廢矣學一荒于几席
而啟竇萬里危微一戰于眉睫而貽憂訖于累世
吁可戒哉當其不戒而欲奪之方伎聲色貨賄之

內納之仁義禮樂之中猥云明主不務寵樂誰能
易之盍稽古所謂舞干羽謠耕鑿歌喜起畫衣冠
享圖籙疑丞賓友者日陳說後先有不超然遠攬
憬然傾慕者乎比其學而久久而成于經師其意
于左右史師其迹從容求虞夏殷周之盛王所以
隆其叔季所以衰禹皐伊傅周召之臣之所以忠
飛廉惡來之屬之所以佞躬察之旒黈而內觀之
[illegible]寢外驗之朝宁簪紳治忽邪正將洞焉若燭照

計數矣彼諧臣媚子輩又安敢伺隙而蠹也哉甚
矣學之不可不正矣如其涉經史攻觚翰而曰學
曰稽古即齊魯挾策之士猶或非之況帝王乎是
道也漢之董仲舒唐之陸贄宋之范仲淹朱熹反
覆告君而其言或用或不用其不用者大抵牽于
流俗溺于襍霸及夷不知遡漢而上之即極于殷
周其君務學而賢不進不肖者不退舍正學而或
玩喪文墨馳騖供帳苑囿而不肖者不進賢者不

退賢不肖進退而世不升降者有之乎嗟嗟此千
百世之炯鑒也世主誠及文墨供帳苑圃之好一
萌于心而卽斷之以大勇持之以至敬朝夕匡之
以輔弼英賢其于程氏勸學之意庶幾乎

人君以論相爲職 擬程

人君代天而治非必遍天下而身治之也其要在
擇相天下者而已夫天以天下授之君君人者豈
不知付托之重靈承之不遑而顧不身治之哉誠
見天下至大也治天下至繁也卽其責在身而其
勢不能以身爲天下役必得蓄德抱業超天下之
才若度者立于朝以調燮而兼總之主上端拱穆
清沛然成雍熙矣治夫使端穆而沛然雍熙

鬯洽則人主代天之職斯不虛已夫人主之職何職也曰天職也天有職乎官陰陽府萬物夫孰非天哉然而天不任職雷風水火山澤六子者職之相時相鼓相潤相晅相峙相說次而爲七政錯而爲五行交禪而爲四時天職六子六子職萬物盖造化則然矣造化以神運天主之治化以道運天子主之天子之于天下如必身自治焉即職雷矣而其誰與時職風矣而其誰與潤職水矣而其誰與晅職火矣而其誰與峙職山矣而其誰與說職澤矣而其誰與鼓將天與六子者無異而又安所御六子也且夫御車其小者也主者託乎車上而任驥則驥任矣下而與驥俱丞則俱不進何則人驥交失職也而況御天下乎胡不引唐虞之世觀之堯得一舜相而治水掌火教稼穡司歷象秉禮典樂明刑各以次任職而唐大治則堯豈身治之耶是故君職唯在論相焉夫木蔽于嶺而材之可

宋可桷可楔可構可櫨可椳可闑累千萬而可楹
清廟者曾不二三金鞲于鑪而範之得錢鎛釜鬲
戈盾不難而得黃鍾大鏞獨不易論相者知得之
不易則任之不可不專吾誠欲閭左謳唫和樂萬
里相相之鎮靜者欲都鄙廩庾畝栖野被相相之
節儉者欲簪組揖讓人珠家璧相相之爾雅者欲
簠簋競勸效節服官相相之綜覈者欲梯航筐篚
賁望甌脫相相之懷柔者寧親剛介毋求謙恭寧

邇藥石毋利美疢豈不知危言危行之不便于侈
其心厭縱其欲哉顧論相而誠得其人則必妙蔺
銅墨休息隴畝磨礪章逢逆折苞苴于國而銷兵
甲於邊徼之外極之而陰陽和風雨時麒麟游于
藪鳳巢阿閣夫孰非燮調之驗乎而安得不論相
哉且中古論相莫盛于伊周而殷太甲周成王寔
君之凝旒以絀明黈纊以絀聰中絀遐思口絀繁
辭而宇宙太和鴻名無疆者則相道得也輓近世

人主攬權自恣越其職而膠膠擾擾乎干監卿貳
岳牧至宰相取充位諱矣若廼溺其心于般樂怠
傲而縱其身于女謁游畋間其權或墜于宮壺或
竊于佞幸或擅于戚畹而國亦隨之則諱之諱者
也嗚呼其亦不講論相之職歟夫天以四海兆民
之權畀天子而天子以均四海鎮撫兆民之職畀
一宰相彼相者非法六子之贊兩儀希舜之總九
官十二牧紹伊尹周公之匡輔二王其于天職焉

曠矣語有之佐水者治楫佐金者治礪非獨水有
楫而金有礪也其說在夢弼者之命矣噫此尤相
天下者之所當治也

聖人常懼而不敢失道 擬程

天下有皆欣然負挾以爲功而君子獨愁然而深
慮者無他亦體天道之不得已焉而已夫天曷嘗
不欲天下之生日陶陶焉相嘔相靡也哉顧夫羣
而不足陵軋漸起不得不以武戡之是固保其相
生而還其相嘔相靡之道耳故必得其道乃能保
其生不得其道猶之乎陵軋其生而又甚矣則兵
豈道之得已者耶後世上不則道於天下不顧其

道於民惟勇力機智是飾是崇乃儇臣譚士爭負
方畧而出彼其視棄道若棄遺跡焉戡定之謂何
君子覩天道生殺之若此悼輓世背馳之若彼無
論不扶危不除憂不救亂則不樂乎用兵即出此
三者而不足以回天下之相生相嘔相靡也亦寧
束馬懸車而不遂矣謂之常懼而不敢失道豈虛
語哉且兵之道何以曰天道也隹兵不祥天道惡
之何曰天之道也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爪牙不足以供嗜慾翹乏不足以避利害毛髮不
足以禦寒暑必將役物而養任智而驅倚力而肉
于時天能生之天亦莫能制之有雷霆之所不擊
霜雪之所不殺者不得不寄之聖人聖人者出而
平定安集於其間小者荷斧鉞次者鳴鼓鉦大者
陣原野故兵凶戰危人則知之詘知夫戈矛鐲鐃
之所以建安也詘知夫堕名城摧清壁之所以養福也夫不得已

而用用之而卒貽天下之福與樂與安故曰是天道也執是道而求諸栗陸以來皇國戰無爲其道也化而不誅帝國戰德其道也誅而不怒王國戰義其道也怒而不猛霸國戰詐然一之于道則均得之矣一之於威詐則均失之也何以明其然耶夫什伍如親戚卒伯如風雨車不得結轍士不得旋踵此律戰也其失道也十而三若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提萬人者不外索助提百人者不外索資不乘闉闍鼓數俘不返者此威戰也其失道也十而六非計策不決嫌定疑非謫奇不破奸息寇非陰謀不成功此詐戰也其失道也十而九夫道失而至于詐其毒不流唐虞滌殷而蕩周不止矣有人心者何則不懼哉且古今明聖之所懼不過曰洪水曰夷狄曰禽獸然意貌其時亦未必浚蒸庶之膏液塗父子

兄弟之肝腦若此極也何則不懼哉懼之如之何必冠道德履仁義使天下丹寘投烽青徼絕徼樵夫恥長劍之佩輿臺笑短後之服長幼終其身不見引弓受矢之事君子之懼其釋矣或不幸而關有暴客域有亂邦罷民則吾車騎材官之所指弧矢所向豈不以堯披桀哉猶戰戰兢兢而持之曰兵固天道也民之在道譬魚之在水得則其川也不得則其釜也故民未獲安勿處其危民未知樂

勿生其憂民未幪福勿梯其禍即其事甚不得已而其心尤有甚不輕者是故出師則致禍祖社授兵大宮懼道之闕而不懼動衆之不威在軍則飛鳥不覆伏兎不射懼道之殘而不懼兵氣之不揚及境則毋掠禾稼毋焚積聚懼道之淫而不懼入國之不武方陣則不疏行首不夷井竈懼道之失于詭而不懼鼓之不成列既戰則逐奔弗遠縱綏弗及懼道之失于貪而不懼敵之不盡殪既勝則

農弗易畝賈弗易肆懼道之失于暴而不懼武之不盡逞既服則汚瀦宮室吊恤塵里懼道之薄而不懼都邑之未附既旋則放牛歸馬櫜甲弢弓懼道之過用而不懼不王不享者之不可保夫以其道若彼其懼若此也則凡亂非黎崇暴非癸辛雖其時隙之以疆場乘之以殷阜導之以馮軾結軨之徒其不動審矣況肯得已不已而以威詐毒天下耶威詐相尚自齊之孫魏之吳而下無慮數十

輩勝之所存趨之如流水民之所亡糜之如轍魚其言曰何知天道已制其勝者爲有略故倒戈漂杵周武不以其故貶王徐偃宋襄其徒憐之至今嗚呼是見笳鼓之競而不見仰天叩心而怨上者之可懼也見執俘折馘之勞而不見僵尸千里流血頃畝者之可懼也見圭券之封尊爵之享之榮而不見土崩瓦解者之可懼也故夫君子之懼彼亦有所見矣曰凡今之背道而馳威詐者何爲也

哉以爲除天下之危之憂之禍必須師乎則虎賁三千不若兩階之干羽三十日之敝壘矣必須陣乎則狼瞫之戈呂錡之矢胥臣之皐比不若魏絳之和金石矣必須威詐乎則威詐至秦而極猶詐不勝適戍之蠭蠆不勝銛鑿棘矜也故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順天下寡助之至叛親戚可不懼歟故荀卿嫉濁世之不爲此懼而亡國覆君者相屬乃指孫吳而非之曰不逢暴亂昏嫚之朝臣主離心政謀不良則此人不因威詐而勝矣有味乎其言之也爲國家者誠如超然遠覽惕然深維左孫吳之陋術右孟荀之昭訓鑒七雄二世之覆轍遵中古數聖人之芳軌毋使天下元元有釜魚之嘆則澤與滄海爭流名與天壤同光可矣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擬程

帥天下有道在因其情而一之夫人生無欲之情焉有欲矣於是乎上有上之情類不侔下下有下之情類不侔上若之何能一之且方欲一之而曰因之不幾背而馳乎嗚呼正以因之之道一之耳故並害並利而莫之乖也俱死俱生而莫之貳也即帥以遏天下靡敵已聖經曰民好好之民惡惡之是一上於下孫武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是

一干於上豈兵曰權書殆反經而名道者耶兵逆
德也上欲康社稷靖國家故不廢兵民欲社稷常
寧國家常治常泰故不願兵安得同且上斬離皮
革掩以丹青爍以犀象民冬衣之則不温夏衣之
則不涼上爲長戟短殳縵輪籠轂民乘之則不麗
荷之則不輕故命將之辰上則啟之元龜醮之太
廟捧觴布席而饗之民則坐者霑襟偃卧者交願
安得同況後世上日尊干日卑上干日疎與民固

岐而兩之矣比閭族黨以還兵農分而衽席者民
金革者兵民又岐而兩之矣故文儒矩臣治民爲
卿大夫熊羆之臣治兵爲將帥而民上又岐而兩
之矣安得同嗟乎使上必同干干必同上固不令
而自同惟干不必同乎上上不必同乎干故不令
之則不同然同之之道亦不同矣或劫之同則貌
同而衷不必同也或邀之同則始同而卒不必同
也或誘之同則愚同而智不必同也故同之莫若

因之蓋民之情不越乎爲憂爲樂爲喜爲怒爲趨避爲奮怯爲榮辱輕重數端上得其憂樂喜怒趨避奮怯榮辱輕重之情而逆待之則下以其憂樂喜怒趨避奮怯榮辱輕重之情而順符之若操左券然不求合于人而人無不合已由斯以譚一州一邑則牧爲上一鎮則監爲上一軍則帥爲上上又有上無之而非上也且如閭曰民什伍亦曰民矛者弓者旗鼓者亦皆曰民無之而非民也上吾令之同于下吾令之同上則俱安俱危俱進俱退俱生俱死又無之而非同也且如人樂田里憂侵之人樂良有司憂虐之人樂父子兄弟之相保婚嫁死喪緩急之相顧憂迫之憂樂同則意相若人喜泰山之勳見全軀保妻子者怒之矣人喜日月之名之檄甘渴之井人誰不避之趨避同則意相若休暑人誰不避之趨避同則意相若大父見窘處子出

鬬隣之父被戮丁男斂袂而過之奮怯同則意相若捄鬬則傷者榮捄焚則焦者榮榮辱同則意相若風利帆疾則舟輕水秣飽道夷則馬輕陸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重罰罰重重賞賞重輕重同則意相若然此民之自憂自樂自喜自怒自趨避自奮怯自榮辱重輕耳非有人憂之樂之喜之怒之趨避之奮怯之榮辱重輕之而令之與上同也欲令之與上同有道焉不見轉石千仞之崖一人危之

千百人不及止之勢也勢則不得不然擊常山之蛇擊首尾至擊尾首至擊其中首尾俱至神也神則不知其然而然故神與勢合勢猶彍弩神猶發機自民之情與上之情合亦不得不然不知其然而然矣雖驅之九天之上驅之九地之下可也故有發號樂聞臨敵樂戰接矢石樂死孰樂之遇敵虎視鷙擊如遇其父兄丘墓之讐孰怒之如魚之壑如盧之兔孰趨之不麾幟而注目不鼓鐸而注

耳不利害而洼心孰奮之出無餘家如恥貨也入無餘命如恥壽也孰榮之以勇衡懦從鎰視銖以生衡死從銖視鎰孰重輕之夫非擊蛇危石勢不得不然神不知其然而然者耶昔韓淮陰之陣背水也用危道奮之漢兵不得不然者也田單之間劓而掘塚也用詭道怒之卽墨人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此俱死俱生之道也亦一驗也於乎是道也詐用之則強襍用之則覇正而用之則王不曰王道本人情乎故湯武之民之情湯武同之者也桓文之民之情桓文同之者也孫吳之民之情孫吳同之者也奕同而奕品亦遍異耳奕非二道也安得謂其出權書而盡非之耶晚近世御民者吾異焉上不與之俱生而乃欲與之俱死下不與之俱死而反不欲與之俱生於是乎上下之情變矣憂樂喜怒變則憂生而樂亡喜寇而怒主趨避奮怯變則上之所重下之所輕上之所輕下

之所重上挾權以榮辱乎下下挾衆以榮辱乎上至是欲治力而力分矣欲治氣而氣憤矣欲治心而心攜矣此非民之咎也民望有欲則攜致之不虞上之距之也望有惡則上攜除之不虞上之萃之也故變也治變者得前說而存之庶幾動之不患其不爲千仞之崖之石衛之不患其不爲常山蛇也不然而民亦一好惡監亦一好惡監監者又亦一好惡上益抗其高天大山之尊而下益沉其谷壑之卑則將有叫闔不聞納潘不知嘯野不防揭竿不虞而天下始脊脊多事已此其患似又不在敵也可畏也

安國全軍之道

論曰天下有坐勝之道惟自勝者得之夫已之不易勝宜莫如怒矣怒始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及其亂也將不知其所終在齊民且然況有國之君乎閫專之將乎又況君將而施之攻戰乎即倖而勝其傷寔多不則秖自敗耳故夫怒之不可任勢也然勝萬乘之國易勝一時之怒難怒之所勝者小國之所保者大叅難易大小而持衡

焉此世俗之奮然盛氣以爲能政明主良將所惕然深維而不敢動者也明乎是者其可與議安國全軍之道與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怒可以喜慍可以悅死亡不可以生存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然則孟氏所述文武一之下矣嘗陣孟津牧野之間矣彼其時四國以寧六師無闕歷百世而君稱明將稱良是則遵何說哉盖孟子之怒怒以天孫子之怒怒以人怒以天者出怒不怒斯怒出于不怒矣今夫天春生之夏育之而不得不肅之以秋冬霜雪一降艸木剝落昆蟲蟄斂非天之怒邪於時宣鬱既極不得不擊斂昃落以固其茂氣天道亦豈得已耶惟然故冬可復春剝落者可復榮暢蟄斂者可復昭蘇則又安見其怒而爲秋爲冬也以此知兵天討也用兵之道天道也不知天道而言安國全軍亦孰從而

戒之哉人心無所戒則肆泰至則多淫逞逞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愠怒且莫知其所紀極況夫人主包舉縣寓臣妾兆庶何動而不遵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影響如神心有所懷奔走萬里何欲而不遂九州爲壘六合爲卒燕秦爲甲胄晉魏爲弓矢吳越爲粟何師而不武將在軍旗鼓在前戈矛在後什伍如僕卒伯如子進趣如風雨退止如山林何令而不當意於是任其驕氣與其雄心奮于征繕之間而極于糜爛之際將不至陵人郊保環人城邑入人國都徙人朝市傾覆人社稷屠戮繫累人父兄子弟不止矣何得不重戒乎戒之何如亦曰天子一怒伏尸萬里諸侯一怒流血頃畝士庶人一怒兵在其頸怒豈易任哉然克已之怒難于克敵自古志矣故道不在勝人而在自勝明主良將蓋兢兢焉愛吾國愛吾軍又以愛敵之軍與國是故車甲雲屯匆粟山積若不得已

而設焉而不忘觀兵之戒振旅而蒐羞舍而苗大閱而狩若不得已而講焉而不忘橐甲弢弓之烈開明堂陳王會重譯獻琛若不得已而受焉而不忘閉關却貢之義申南在庭頗牧在邊若不得已而備焉而不忘鋒鏑原野之慘不祭則修意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不王則修德庠成而不至則修行若不得已而威讓焉而不忘增修之訓夫其以道自勝若此則雖隙之以疆埸規之以土地不動奏之以威武誘之以奇珍導之以憑軾結軝之士不動況肯遲之以壁壘激之以巾幗挑之以挾囚超乘亦不動況肯得已不已忿然以慍怒毒天下邪輓近世慍怒之興劍及室皇車及蒲市則君過軍門竝呼偏師獨出涉河交譬則將過燒夷陵舉鄢郢分舍宮室則君與將俱過也孫子斯言豈爲闔廬子胥發邪嗟乎無論闔廬子胥即二世之秦與四海虛耗之漢亦足以申警矣夫秦

積威宿憤已畢于六國又不已而遷戮于胡祚卒
移漢漢武不勝窮黷大將軍七出而收河南驃騎
六出而開河西伏波樓船五舉會而置南海九郡
當是時父不寧子兄不便弟幾爲亾秦之續則安
國全軍之道果在勝人乎抑在自勝乎故舉是道
而係之火攻之篇則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濟之以怒是益薪而灌膏耳軍國之危其與幾何
雖然微獨怒爾也卽喜亦有道焉喜溢則驕驕而
不克其勢必更出于怒武帝本喜功而其究北構
胡南桂越則驕溢之變也有國家者誠能體生殺
之道于上矜死亾之慘于下遵文武數聖人之憲
于中古鑒秦漢之覆轍於晚近則喜怒中節卽天
地萬物安矣此所謂自勝而坐勝天下者也

柳宗元文之有理
文之所從來遠矣論者至謂代不數人人不數首
此其故何哉非文之難也以文之比於理者難也
何也天下之至理以爲淺乎而按之彌深以爲近
乎而恢之彌廣澹而無奇醇而無棘質焉而無脂
澤鏃礪而工不得無以爲工農圃不得無以爲農
圃治天下者不得無以治天下然而目得而擊意
得而存口得而言至于意僅十六七耳況至

于文則非才不搆而才勝則鑿非氣不運而氣勝則偏非辭不達而辭勝則靡故夫古之作者衆矣訖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其骫骳而不振躑躅而不前者不論也卽雄峙百代之上高視萬物之表者豈不稱炳炳烺烺乎而質之聖人或合或離雖豔若春華騁若秋駕雋永若膾炙而以理提衡之其不在繩墨之外者亦少矣此唐以文名越不過韓氏柳氏而柳文之有理者越不過一二傳也其傳梓人也主任人君子曰有相天下之理焉傳部索駾也主順性君子曰有宰天下之理焉他豈易言哉且柳氏之爲文亦勤矣其取裁也求質於書求情於詩求宜於禮求斷於春秋求動於易其旁通也厲之穀梁暢之荀孟肆之莊老廣之國語離騷其取之心而注之手也未嘗以輕心掉之未嘗以怠心易之未嘗以昏氣矜氣出且作之而又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其爲文如
此故夫柳氏之文才則千將莫邪之利也氣則夕
漲秋濤之盛也辭則祥麟威鳳之珍也雕璣鏤璧
之精也姒鼎殷彝之古也其文之盡善如此而僅
僅以一二稱史氏不大嚴歟嗚呼是非論文也論
文之權輿者也文何始肇於庖犧庖犧觀察陰陽
變通奇偶呈天地自然之文於是乎衣裳取諸乾
坤耒耜取諸益棟宇取諸大壯舟楫取諸渙杵臼

取諸小過弧矢取諸睽書契取諸夬井牧州里之
辨禮樂刑政之節以及夷夏師旅之制靡不則而
象之而謂治國治天下有出于文哉故言不周天
下國家不可謂理而理不苞天下國家不可謂文
索驗梓人其亦天地之文之一映歟儒者釋文而
曰經天曰緯地有味乎其言之也自文士銖理而
鈞文者囂囂曰吾攻吾文使九漢之高八柱之厚吾
文之宇量得之日月麗天星辰次躔吾文之光焰

得之崑崙縣圃萬里九成吾文之步驟得之東瀛西溟南桂北瀚吾文之波瀾得之雷霆鼓舞風雲翕張鬼神怳惚吾文之變化得之形色飛潛動植若洪若纖若高若卑吾文之隨物賦象得之足矣吾惡顧經生譚哉嗚呼此庖犧氏罪人抑亦柳氏之罪人也不知日星輝耀烟雲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也天之理也河嶽流峙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理之所以成也地之文也故冥契乎理之內者即田父櫂妾单詞而錄之書誦之古今賾探乎理之外者即儒紳皓首曾不得隻字流傳焉理豈易幾乎柳氏以還無論理非其理即文亦非其文甚矣大雅既喪歈謳日新泛徵流商笙簧觸手鸎花淩亂風月畱連此之謂文淫淫理之賊也進而四屬六比駢諧儷聯五采八音迭宣互奏珠璣在握醲醇溢楮此之謂文荒荒理之莠也進而枝辭蔓引叢論英發角雄藝圃賈勇詞塲中

衡則策賢天府入殼則詔恩帝闕此之謂文囿囿
理之蠹也又進而或鐃麗牲或勒磨崖龍翔虎昂
金玉韶濩人人自謂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大家
此之爲文古矣而理十三又進而襲舊史援直筆
禮樂食貨律曆河渠武烈文謨忠賢諫慝罔不錮
錮焉焞焞焉足副名山此之爲文史矣而理十五
又進而澳爲王言蔚爲國典班爵則氣含膏雨勑
工則輝吐星漢肆赦則滋垂清露明罰則威申烈

事顯義微小之不出乎一木一室而大之可以佐
天子理萬民考之詩書則虞周之締搆而成康之
休息也質之孔孟則星辰之居拱而田里樹蓄之
恬養也非苟文焉而已耳蓋其心嫉時秉柄之人
度大以試其一割而其所任一手一足把握天下而使
矯飾以爲名煩其戒令急其追呼以爲政教遂令

功不興於上民不安于下此宗元日夜鬱積而發之乎梓人橐駞者也非偶也他日言天地而比之菓蓏癰痔言封建而億之以聖人不得已言伊尹就桀而誣之以大人欲速其功非所謂才勝而鑿氣勝而偏耶嗚呼千百年而得一柳氏柳氏之文千百而得一梓人橐駞文固難言哉文固難言哉雖然文有二一曰有德之文一曰造道之文故文若子雲吾未謂之有德文若退之吾不過謂之造霜此之爲文鉅矣而理十七又進而求之老聃氏以柔退爲文列禦寇氏以清淨爲文墨翟氏以貴儉爲文管夷吾氏以覇略爲文公孫龍氏以堅白爲文莊周氏以通天地達死生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以深刻爲文鬼谷氏以押闔爲文荀卿氏楊雄氏以明聖學爲文凡若此者其理未始不存亦未始不亡譬水火相生亦以相滅和敬相反亦以相成其能望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陰陽之理盡

之易性情之理盡之詩政事之理盡之書賞罰之
理盡之乎春秋和徽之理盡之乎禮樂柳氏得其
一吠焉固足以垂世已惡冀其言言而理也斯何
也柳氏有雋才而勇于用也一黜不見收于是乎
鬱勃不自平而浮沉六籍出入百家亦不過擷其
英華泛其波瀾跡其步驟錯綜其變化揚搉其音
徽寢淫其風旨以成一家之文發其才而舒其氣
耳其於理固未暇斤斤也獨此二文者言近指遠
道而況乎柳氏之進退也就使遭時不幸墮名黨
人盡如范文正之言彼交叔文時所謂繩墨者奚
在所謂天全而性得者奚如也晚年造道遂以文
雄正元間當世推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亦
少譽已語有之東隅桑榆彼其桑榆者歟又曰言
之非艱行之惟艱彼其惟艱者歟是足爲擅文壇
遊士林者前轍矣

隅園集卷九

嘉曆戊午賜緋堂刻

陽園集六帙目

卷十

表

擬進　穆宗實錄表
擬重進　大明會典表
擬唐以御製金鏡式
擬宋以程顥爲崇
擬賀瑞雪表

卷十一

啓

納幣啓 四首

納吉啓

報婚啓

定婚啓

回婚啓

答 魯殿下啓

謝 魯殿下賜弔祭啓

請王座師啓

壽申相公啓

上陸太宰啓

答王大司寇啓

與顧侍郎啓

賀蕭總督啓

復梁中丞啓

謝常撫臺賀壽啓
答許侍御啓
賀朱侍御啓
答徐方伯惠扇啓
與蘇督學啓
賀吳僉憲啓
與鄒兵道啓
答李大將軍啓

謝季太尊送扁啓
答查太守啓
答陳部使啓
答許銓部啓
答葉刺史啓
請周中尊啓
辭林中尊請鄉飲啓
請郭中尊啓

答仁和徐令君啓
答嘉興鄭令君啓
答崇德周令君啓
謝許上海惠窪啓
答潘使君啓
答蘇使君啓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表

擬進　穆宗實錄表

伏以唐虞立極垂駿烈于典謨文武在天布鴻猷于方冊粤歷代咸憑信史況　熙朝茂著豐功匪由紀載之詳曷見彌綸之盛是存善述斯克丕揚洪惟　穆宗莊皇帝　剛健中正　齊聖廣淵從

潛邸卽志于小民踐　帝位尤勤于初政爰下
寬仁之詔開湯網而闢舜門遞修　玄默之風執
商中而馭周道　虛心講學輝湘素于天章　恭
已臨朝陋衣冠于長樂　放不經之祀奉星辰河嶽
以重明繩非藝之征雖車服旌旗而必儉耕築不
遺于林莽咸憐弓劍之藏棘槐遠質于海隅更照
盆盂之覆　典章修飭超駕守成　朝野清平上
追中古方且制節謹度茹剛吐柔甘腸念及一驢
寧忍烹羊于中夜供膳裁諸五鼎豈徒惜費于百
金零露疏恩瑣闥潤逆鱗之鬴
彰擢髮之嚴載纘武功留心邊事顧　山陵而諭
頗牧虞汾石而諮甫申終六王大閱之儀肅九伐
悞軍之討以致梯航山海可汗來王版籍峒林渠
魁就縛藩屏一清于嶺表煙烽直靖于雲中然猶
飭政明刑及國家之閒暇務農重穀思稼穡之艱
難盖　聖心惟軫于外寧故　皇業益周于廣運

至其末路更重老成敬遵赤訓之遺嗣養青宮之
化可謂春生秋殺玄化無私天動星迴鴻鈞自降
紹二　祖七　宗之傳序嵗四方萬里之謳吟
九功之德既皆可謌　一代之編豈容未輯茲盖
伏遇　皇帝陛下　資貌上聖世享泰平虞舜見
羨墻履典章而由舊成王興禮樂煥制作于維新
爰命徽臣纂修實錄開館筵于密邇崇嚴搜
圖籍于諸司瑤編萃富于採臣工之疏奏上維
宮掖之起居制度儀章網在綱而畢舉道德風烈
文輔質以相披前後萬幾有典有則俛仰六載不
愆不忘續九　皇寶錄之垂並芳丘索爲千古石
渠之鎮增重鼎彝雖鉛槧之勞似愧窮神造化而
丹青之炳庶幾省像乾坤瑞集圖書已肅秘藏于
萬世事開經緯願塵清覽于　九重臣無任　云云

擬重進　大明會典表

伏以鴻猷天遠憲章昭布於萬年蠡測才疎擔拾
俯厪於一得久載西清之筆粗成東壁之編既繕
寫以成書敢裝潢而進　御　臣　等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竊惟結繩政代方策具陳湯制官刑禹貽典
則周之文武丕謨烈以啓後人逮乎成康不愆忘
而由舊憲此皆百世不刊之典所以三代有道之
長漢家粗定於三章唐室僅頒于六典迨夫有宋

虛容盛而寔德衰下及胡元三正淪而五倫裂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建
皇極於臣民
文皇帝虎變
燕京廓王綱於寰宇繼述相承於
列聖規模大
定於
累朝或法古以準今或宜民而通變大綱
小紀政舉人存編摩基始於
國初綜葺載經於
孝廟星陳臚列會之有元左準右繩服之無斁顧
歷年之既久且庶政之維新道或變通似難膠柱
政當潤色無惜改弦苟石畫之可行何邊見之足
泥是宜褒多益寡就簡刪繁用成一代之書永紀
萬年之績惟我
皇帝陛下繼天立極率祖攸行
日御萬幾躬親庶政成功巍而文章煥共瞻
今
代唐堯三事治而六府修遠邁當年虞舜謂舊章
廢弛恐文獻之無徵況篇帙浩繁非歲月之可計
爰咨
臣
等重訂是編始自
高皇暨於今日識大
識小二百年之經紀胥陳可法可傳千百載之典
刑具在監司庶府內夏外夷章程不必其同科損

益務遵於時制既給衆以筆札之費復假臣以總
領之權花墨雲箋雖藉臣工之力華衮鈇鉞允惟
神聖之裁校讎凡終始數年上下成二百餘卷文
章禮樂具備此書弓冶箕裘如指諸掌臣等濫叨
六館愧乏三長誠任使之難辭顧幺麽其奚補伏
願時勤披覽寔見躬行頒之赤縣神州共仰皇皇
之烈藏諸金匱石室茂綿丕丕之基臣等無任云云

擬唐以御製金鏡述頒示侍臣謝表 甲戌倫墨

貞觀二年

伏以 鳳藻日新寰宇囑絲綸之美 鴻編天啟
雲霄分琬琰之光纂摹炳烺乎古今 寵錫照臨
乎侍從承顏自愧拭目增榮臣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聖人爲能制作天子斯可考文乃因
心觀象之精當求諸百鍊而法古準今之鑒每萃
于羣言然非兼照不遺曷察王模而窺帝範抑或

陶鎔未化焉列周几而並殷盤故紫庭之歌式如
金玉而丹書之訓永展光華姬公欹器之規明已
懸于萬古孔子金人之贊監實示于三緘既遠風
愆漸靡露翰行歌沛上徒懷金華之雄載賦雍祠
已悔鑒觀之晚是皆反鏡而索照寧不混鐵而爲
金慨濛昧于前聞瑕瑜掩垢幸重光于　盛世今
古生輝茲蓋伏遇　○○○○　應籙承天　握
御世陶冶輯帝王之粹萬幾匪鍊而精鑪錘奪

造化之功方寸不磨而鑒　明堂玄覽溥蒼生銘
肺之仁　便殿受疏納青鎖斷金之誨告成經武
煽六合以同風載闢弘文鑄八埏于一德乃者
視朝既暇留心翰墨之間考古益深得意簡書之
外爰假玉犀之管遂成金鏡之書地緯天經　宸
翰式昭于冰鑒龍翔鳳翥　玄思寧妙于金戈提
要纂玄盡肖古人之像披文相質如臨往哲之形
啟一時治忽于毫端提如形影驗千古興衰于掌

上審若妍媸竹帛垂功韋絃比義是盖發諸　睿
智先鎔墳典于洪鑪故其寫自　聖心遂露清光
于照乘　賜從紫禁頒示黃扉快瞻雲漢之昭回
實切君臣之交儆伏念　臣等器匪珪璋品同瓦缶
自闇以人之鑒殊慚作勵之金朽貫殘銖猥荷百
朋之選磨光刮垢願需一隙之明顧今　寶運當
千改元方二擬諸出匣之鏡正宜豫養乎精明方
之在冶之金尤貴致嚴于陶鑄倘纖毫滲漏亦非
鍜鍊之純如點穢濛翳終是光明之累伏願　鑑
不以書而以理宸衷懸七曜之貞明　照不以鏡
而以心皇極配三光之磨盪　靈輝普燭瞻堯眉
舜目于九重　神器常寧鞏夏鼎商彝于萬世　臣
等無任二云二云

擬宋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謝表　丁卯鄉試

元祐元年

伏以　魏闕依光式重論思之任　瑤階贊善久榮啓沃之司寵溢蓬瀛俯躬知愧恩膺草木搖分奚堪臣願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虞闢四門來嘉言而罔伏商儲三俊誕耿命以丕釐故欲邁登皇軼帝之猷聿崇政教必先佩往聖前賢之訓討論詩書顧前朝多事靡文空有校書天祿而

叔世遂荒實學徒叨厠跡石渠影臥八塼竟爾貽
譏於竹汗束書三月緊然動刺于蒲湘鵠立端明
何補紅雲之六扆鷺趨長樂惟瞻紫輦之雙鸞濫
竽方悼於前聞選柄式嚴于　昭代茲蓋伏遇
○○○○　道隆天縱　德懋日新　鼎命聿凝
道統殆上承乎邁五　乾綱允屬王猷將遠紹以
登三涵文王之德之純猶望道而未見備周公之
才之美寔從善以如登雖育種於　垂簾含齒誦

爲良友直將鞭弭韓歐而不知自蹈于隋梁五季
之畦町也語曰一夫樹鵠百夫決拾或亦刻者之
意乎或曰文所以載道也濂洛諸君子不尤烈歟
曰是所以羽翼聖眞者進乎文矣然則曷不爲西
京爲左國曰西京左國文之法也八子修二氏之
業變而不失其正者假令修詞之士跡八子之所
以法二氏者法諸子貌其神無爲孫叔之抵掌汰
其疵毋爲燕王之竝陳卽爾諸子者有益友矣

日虔有始時懼靡終崇德政以參天自此巍巍莫
竝軼詩書而媲美行期蕩蕩難名坐講命官重道
復前王之令緒止輿納誨開誠法　藝祖之弘猷
日之升月之恒四海混車書於一統天之高地之
厚萬邦效嵩岳以三呼　臣　無任　云
　　云

擬賀瑞雪表

伏以　聖誠孚格神功幹妙幹于重玄　帝貺昭垂靈澤允符于上瑞慶協三冬而錫稔恩霑萬彙以資生遐邇均懽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心涵邃穆道合冲虛錫洪範而叙九疇察璿璣以齊七政天地位民物育弘收叅贊之功陰陽和風雨時益謹燮調之政　憂先邦本賑饑拯疾之兼施　念軫民依憫旱祈豐之匪懈頃以玄冥久馭素液未流

爰脩祕禱于洪壇特懇恩滋于昊闕禮百神而肅
萬法甫瞻金籙之弘宣驅勝六而策靈霆已覩瓊
祥之渥洽始自同雲之布集霰飛霙旋觀凍雨之
凝連阡亘陌繽紛三白十豐稔于三農撩亂六花
淨塵氛于六幕浹兩間之和氣湛五穀之元精乃
成璧乃爲珪灑灑呈祥于御苑若翻蘂若總素霧
霧委潤于中田多不封脩條厚幾盈尺禎祺匯集匪
徒宜麥宜禾疵癘全消茂對時寒時燠蓋 聖心
與天心默契故天澤與 聖澤交流矧月令重陰
在冬而雪爲陰氣所凝降瑞適符于冬令祀典祈
年在臘而雪乃年豐之兆迎禧巧會于臘初誠貺
錫非常而功旋頃刻者也 臣 等才愧作霖情同捧
日引七星之鏤敢言燮理之勞奉萬壽之觴虔祝
昌延之算伏願玄祥滋至景福弘綏五氣順而四
時行五事之休徵咸備一人慶而兆民賴一統之
昌祚彌隆

隅園集卷十

嘉慶元年賜綠堂藏

隅園集卷十一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啟

納幣啟一

伏以姬姜締好垂燕翼於本支秦晉通婚篤鴻基於累葉春分慶戶天贊昌圖恭惟尊太翁禮樂名流簪纓世胄浮雲吐綬掀髯薄少府之九卿積雪含窻過眼盡太常之千卷芬哉實桂科名種此山

中茂矣王槐相業植之庭下慕方伯翁之鼎盛蚤
震前聞承文宗丈之賢豪曾叨後乘迺於潭府因
附通家徧觀藟藟之絲蘿咸辱綿綿之瓜葛何但
遠援邵戚畹第正惟依倚徐潘參家特愧欒轅深
慚蘭祀老折巾于書閣新學步于蓼臺況令孫愛
夙負頴資天然謝韞而小孫男內方羣從宛爾王
郎蒙重蹇脩甥舅之詞遂俞不穀父子之請恭告
家黃門之廟展布菲儀敢邀景紫薇之堂照臨寒

祚玄纁寶篚名物陳戔伏冀公旦慈鑒涵懇悃

納幣啟二

伏以婚姻大禮蘄好合以百年玉帛微忱敢敬遵乎四典端蓍告廟紹介踵門恭惟尊太翁瑞世夔龍康朝禹稷建節而綏侯服獨高百粵之勳垂紳以輔　帝庭兼總六卿之政台望式孚於寰寓壼尤篤於公宮不佞郊跡寓碩邁心慙肥遯家仲草城之縣尹曾殿塤篪友人隴右氏之府丞世姪藉此稔聞鴻閥繇斯傾慕鯉庭長公尊親

[illegible]值珪璋文苑望英華而相慶養含鼎鉉世家
[illegible]璞以自箴天授姬姜盛府呈珠掌上福駢高
賢孫墮月懷中門第既崇攀援逾遠廼賤子尚
未離乎枳棘而童孫又滋媿乎箕裘爰仗行媒遂
蒙許字厚託松蘿之幸施及玄曾薄修蒲葦之虔
陳茲羔雁伏冀高閎俯納洋洋開魚藻之嘉祥庶
幾陋室仰承奕奕叶鳳鳴之吉兆

納幣啟三

伏以禮嚴著代淑媛殊切于好逑易重正家震器
必資于巽偶福緣天締慶溢人寰恭惟尊太翁累
世珪璋熙朝麟鳳拜恩絳闕總臺綱于侍御之班
歸政青山擅國老于縉紳之右鼎望獨隆于縣寓
壼儀尤篤于公宮不佞郊弱冠相依詎惟中表盍
簪締好逈邁尋常千百里同車靄靄如兄如弟四
十年把袂殷殷爲漆爲膠塤篪夙附於鮑知婣婭

敢希乎齊耦荷大京兆之照臨未艾蕪太恭人之
惠顧猶新爰託甥儕遂蒙布諾河中魴鯉寧期躍
瑞潘楊掌上珍珠廼幸錫光秦晉孺孫兒雖媿箕
裘之徽令孫女寔榮甥舅之邦差穀日時效懃羔
雁伏願 云云

納幣啟四代

伏以書言正始聿端風化之原易叙咸恒式重嫈
倫之本聯姻二姓豈曰人謀諧好百年寔繇天合
恭惟尊親家儲精嶽鎮降瑞星躔堂構遍隆瞻魯
侯之橋梓塤篪交奏詠韓詩之棣華睦雍繩公藝
之庥顯揚唐世端雅踵子韶之烈奕葉海邦尊伯
翁令名尤邁於鄉閭公乘特班於國爵義嶽總股
肱之政情雲開黼黻之祥而尊叔翁暨諸舅氏吐鳳

楊雄燃藜劉向紫荷持槖從容趨豹尾之前紅錦
賜袍旦晚在鑾坡之右人盡折月中之丹桂孰能
窺天上之白榆如某者藿食寒門布衣末品雖側
目於碧油車下敢希心於烏鵲橋邊仰晉雖殷愳
齊非耦矧令玉素閑四德眞咏雪奇才而小孫孩
授一經豈淩雲偉器何意簷間之閱遂諧冰上之
求帝贊蘿圖欣生望外春分蕋笈寵塞環中鼎際
佳辰虔脩吉禮筐呈陋室雖慙雁幣之陳禧藉慶
門庶叶螽斯之作伏惟鑒亮統賜海涵

納吉啟

伏以世議婚姻人攀閥閱竊念山林之逸兼愧爲箕寧希節鉞之崇遂聯襲衮幸憑良妁脩欵慶門慙孺孫數馬之顓蒙荷元女乘龍之妙選祇承布諾當上書于開府之臺庸藉氷言乞申悃于過庭之對未遑納吉敢遽陳悰聊旌心采沚之蘋繁冀賜示毓蘭之月日玉府許諧于琴瑟瓊枝欣附以蕭蔭悚忭盈懷敷宣罔既

報婚啟

伏以門推閥閱天家猶遜于崔盧胄貴蘭蓀地位
獨高于王謝適緣瓜葛親上議親欣附絲蘿幸中
尤幸恭惟尊太翁漢庭尊宿魯國霸光譚笑春風
四座瀟灑韶之韻精神秋水千齡貯珪璧之輝玉
樹昂藏南州世澤瓊枝峻茂太尉家風誠吾鄉禮
樂之宗擅累代簪纓之望哲嗣雲中鵬鶴暫滯滄
洲文孫天上麒麟夙驚碧眼儲廊韞廟預徵龍見

之爻選晉擇秦俄叶鳳鳴之兆乃蔺芳于十步爰
締好于百年伏念郊棲櫟散材菰蒲賤族魚魚棣
後無雙大愧乎慈明鹿鹿田間第五寔慚于驃騎
人謂枳棘之宇寧有梧禽詎知蓍採之心不虧宋
鯉俛求弱息端奉良媒豈因元姊之連綢繆三世
抑以仲兄之媾結約兩家書幣及門寵光蹇路恭
告先黃門之廟宣布拯辰惠邀亞司寇之庭照臨
奕葉伏惟鑒念曷任屏營

定婚啟

伏以秦晉世婚史氏標嘉于鼎爵姬姜華胄周人
媲美于河魴體敵權衡則吾豈敢代承甥舅勇抑或
庶幾恭惟尊太翁天球不琢玉井無濤手掬東溟
散作毫端風雨氣吞南極羅爲胸次星辰啟棠而
芘族萬間是亦屏周之義胜篋而潤河九里寧云
及晉之波行瞻綺繡于春華坐享煙霞于晚歲嗣
君大受允宣王室之羙梅孫愛幼清定擬謝家之

詠絮端如禁臠豈近恒庖伏念郊學冶未工探囊
乏智身愧汝南之倩祇遁中林息慙敬仲之鳴纔
從外傅乃不量鳳凰之偶輒敢憑鴻鴈之干疇意
高門輕百金而示諾自欣冷族合兩世以爲榮爰
藉宗盟敬聞家廟竊懷令隱侯之譜牒葉葉分輝
不腆先給諫之玄纁微微納采用告虔于媒氏圖
邀惠于報章帖字黃銀映作眉間之色閨幃紫氣
預爲海上之雲可任鄙情伏祈尊照

回婚啟

伏以春華蔽野寧懷就梓之榮夏綠興疇政切維
桑之望緣深赤繫信逗青巾恭惟尊太翁聲溢滄
溟福徵瑚璉百果既發祥于景徵三槐復鍾瑞于
昇卿勉也韶年競羨人中之騏驥陵兮稚齒還推
天上之麒麟僕嗣迂愚寵分西席翁孫頡異佳邁
東床遂繇孔李之通家爰締嫣姜之雅好豈謂凝
神於擇臠乃能下意於採葑蒙雁幣以豐臨乏鯉

書之晉報且糞息教慙于謝奕能詠絮鹽而瓊枝
美婉于王戎卽誇釜竈問門外不煩車轍山頭喜附
絲蘿追繹良因更惟善慶田筆研而議媚兄子事
偶類乎南容目珠璣而調笑家翁文日齊于北固
眞得乘龍之快壻庶諧鳴鳳之嘉占茲爾待年尚
期卜世寸衷殊荷尺牘靡陳

謝　魯殿下啓

恭惟　大國主賢王老殿下　仁簡內綏　温文
外潤體禽父經營之固丕顯鴻圖思周公吐握之
勤旁嘉駿彥譽流六服傾頌人倫聲徹
光　帝胄伏念郊夙慕瑤光於　魯殿幸擎寶節
于　漢宮敬受几筵況蒙玉帛還從東道未申就
日之私感刻中心正切望雲之念　王言遠賁
國箠生春豈伊極陋之姿堪此殊常之眷十行奎

畫永希神物護持百拜使車欣戴睿顏只尺得黃
金百初微季布之名復白圭三轉覺南容之玷恩
鐫肺腑榮塞門闌惟茲端月紀辰履夏時之正條
風獻節當春事之新儀盛九賓祝增千歲迺縻都
下稽首無階徒戀天邊傾心有素集百祥于魏闕
應陪北極之庥儗九辯于楚辭請上　東皇之壽
敬陳薄物伏冀慈涵職拜啓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謝　魯殿下賜弔啓

伏念職漂泊賤臣蹌踉孤子洊霑恩紀無繇自叩
闕庭之外復蒙　老殿下仁齊覆載眷渥簪紳軫
一時將事之勞拊如後乘憐即日倚廬之望施及
先人賁以　龍章錫之犧罍顯榮兩世華衮百年
逝者蒙恩當嘖雨嘯風之不昧藐諸被寵誓戴天
履地以難忘除　令旨到日北向叩頭祗領外謹
具啓陳謝披瀝下誠伏惟睿詧

請王座師啟

伏以聖世掄才萬國彈冠于晉日師門造士諸生
啟藘于需雲財環經席以摳承擬向醴筵而追侍
巽聞謦欬彌切兢忡恭惟老師閣下出應地靈生
涵天粹奏名雲瑞詡韓公殿上之徵振宋風標協
狄相斗南之望論思于金華翠幄道重 三朝述
作于鳳閣鸞坡文師百世每膺 皇命依日月之
光華洊玉士衡躡風雲之際會落筆則倒源司馬

披編則縣鑑歐陽竊念郊等經共業于一麟學未
窺夫半豹深慚駿骨幸托龍門既辱栽培即澗草
欲芳于蘭蕙一經陶冶雖鉛刀期奮于干將師恩
竝重于君恩勉圖後効函訓均嚴于庭訓寧負初
心願言終食不違敢奉一芹以獻謹涓某月某日
鶉躔應律式開離陸之祥光魚藻敶筵敬迓台堦
之法從雲簪列侍宛設壇于泗水之濱星履高攀
將煥彩于文昌之宿伏願鑒其素悃枉以清塵俾
瞻山斗于步趨快茲捧袂爰拾珠璣于尊俎益此
書紳

壽申相公啓

伏以鳳曆初辰兎鳧應九秋之會龍頭届誕桂香聯三殿之祥明良慶魚水殊遭海甸頌金甌鞏固恭惟閣下神原降秀岳渠生申賴　二祖　七宗之熙洽柱石孤擎藉皇穹后土之式靈天人協相自黑頭而皓首精忠貫徹三辰由首撰而元公粹德光輝八表嗣今而後寧二十四考之足云有生以還葢百千萬年之僅見門墻桃李無言蔭蔭成

蹊藥籠參苓所在彰彰奏効此盖洪爐陶冶萬類荷其生成而遐算靈長百葉沾其溉澤顧郊深恧不才茸心野服望平津之履跡跼蹐無從佇南極之星躔懽忻欲儛敬將薄腆聊曝私衷即春暉無責報之心而寸艸果無情之物乎伏瀆尊嚴頫垂末照

上陸太宰啓

伏讅一代元臣抗章乞便千秋名世解組遂初人從綠野羨其榮華愚則白雲擬其舒卷握衡幾于十載食祿溢於千鍾而乃韋布約躬藿藜適口每謂盈爲缺府酌天道以擴其襟期損迺益門準人情以弘其布散以是門無行馬室見澀囊出僅下澤之車坐列盈尊之酒春明于野醉萬樹之絳桃秋色滿天飡一籬之黃菊黃冠白帢以爲裝拄杖

腰鐮而自命行吟暮嶺起瞰朝暾一鑪佛火常温
半榻雲光鎮擁類鹿門之偕隱而恠多玉帶霞帔
似輞水之幽居而剩有蘭枝玉樹白家履道無論
嗣續卽官位亦小不侔蘇氏子瞻堪比蕭閒乃壽
考又非敢望勿云前哲且抗時賢未聞祭酒之身
兼代祝庖之任弗知我貴猝觸天刑眼光出牛背
之間不值大人一笑肚裏閱羊腸之態應占夫子
千齡顧愚下士何知妄臆天民先覺呼爲小友非
後進之可當儻于道民則鯫生之大幸卽今華封
叅祝競伸無算恒談世外卮言謬意少當玄鑒恭
遲片語以逭罪愚

答王大司寇啓

伏以縻員執戟無自歸韓繫望建牙寔希御李下
士儼臨之尺牘上交彌戀乎仞牆僭勒素函敬申
丹牘恭惟臺下　清朝碩輔命世鴻儒自膺　黼
座之知爰峻橐階之拜總安危而注意踐更紫塞
黃扉合文武以兼資端擁碧幢朱戶指揮將帥解
辮匈奴納款五原寧爲羽干之舞清塵萬里要惟
帷幄之籌如手足如腹心獨深　帝眷作鹽梅作

霖雨行亮天工郊學冶未工探囊乏智鄉竊斗升
以養母潛濫吹竽曾無尺寸以踰人詎堪服軛自
知鴟翮飛槍止在枋榆驚奉魚書褒借逾增鬐鬣
重之貺賜殊過百朋用以凌兢祇藏什襲慕孫弘
之東閣久願執鞭瞻裴晉之午橋新投懷剌束于
嚴重報謝未涯矧此倉皇陳悰靡罄

與顧侍郎啓

恭惟老先生濟世舟航承天柱石四年遼海流乾
坤未有之恩屢戰强夷樹宇宙無前之績雲霾旣
掃日月增輝爰誕告于治朝且寵歸乎樞相廼茲
主計鼘借陪京誠謂斟酌三公之養而萬里依依
亦豈榮膺入座之堂而一門藹藹況東南之力竭
矣難在徵輸乃西北之事紛然勢先財賦又旱潦
災傷之後多流離溝壑之餘今日而得大人未春

而有和氣益康　宗社均賁圖書留都開萬戶之
顏福繇皇佐壽域亘八荒之表慶集太君佇登伊
呂于上台庸芘艸茅于下位鍥心夙昔引領須臾
伏冀台慈俯垂照詧

賀蕭總督啓

伏以　九重眷注借樞府之元公十乘啓行總戎
旃之重寄憇棠未翦騎竹爭迎恭惟老先生大業
格天遠猷經世胷蟠三略往聊試其緒餘掌玩四
夷率皆得其要領緩則佐　清朝而表儀卿士急
則擁黃鉞而控制單于聯八座于朔方獨尊元老
統十連于雄鎮咸曰令公號令從風旌旗動色山
谷不煩于指顧犬羊亦熟其威名會見燕然再勒

配天之績佇瞻鼎鉉還調相國之元郊夙愧疎愚
久塵盼奬祇跂瞻乎使節靡前綴于賀慕倘許屬
鞬獲伍宣雲之士猶能載筆往銘瀚海之師懽忭
彌深敷陳罔既

答梁中丞啓

恭惟鼎望夙冠　清朝定力鎮浮萬馬空中駐足
挺身任重六鰲海上擎山詎惟背負天風眞覺氣
吞雲夢是以嚴宸渙號橫榻升華柱後受成遂總
一臺之憲殿中執法獨高三院之聲天下有公是
非從茲定矣　朝廷凡大政事咸倚裁之寵結金
華雍雍八座威寒鋏面肅肅千官鳳皇攬德而來
儀虎豹在山而不採喜老先生端笏入朝之日正

明天子垂衣極治之辰瑣闥後生不勝燕賀屏藩
裔士更切鳧趨久慙樸遬之材靡稱榑櫨之任況
叨非據尤極循牆兼值是時益虞負乘雖披肝瀝
膽亦願輸螻蟻之忱顧雨汗風毫終不免駑駘之
誚負恩負教愧集一朝蒙幣蒙書重踰九鼎奈襜
褕之莫報徒抱區區圖狗馬以何從祗增戀戀伏
惟涵諒曷任屏營

謝常撫臺賀壽啓

竊念一壑棲遲不覺蟪蛄之晚二天覆露俄詢艸
木之年驚拜使華寵增庭實恭惟老公祖清霜紫
電翠竹蒼梧太微二十五星旌搖瀚海熒惑九千
餘丈節倚雲霄胡然詔愬淮西可得借恂河內召
太保之留棠蔭頌滿青編郭令公之頷蘭蓀禱環
赤社方移鹵簿乃眷尫羸惠我好音若爲解嘲南
斗揆予初度寧知徼福東皇嗟潘岳之閒居二毛

見逼愧遽瑗之了悟五衷知非門外桑弧男兒已矣里中羊酒親舊遺焉何圖勤流水之知問諸垂絶竊願矢高山之仰抱以長終如此綢繆豈勝荷戴既受賜矣惟常吟江漢之詩何以報之敢還祝崆峒之壽

答許侍御啓

伏審顯膺恩綍晉秉法臺喜看翠幄之趨陪健羨黃扉之晻暎名昭似日歡動如雷恭惟翁丈地望高華天材敏邵撑腸經史空萬馬之躊躇滿腹精神解千牛之肯綮固宜潤步亭軌今果雄飛雋躚膺漢家三獨之尊巍巍朝右領唐室六巡之峻岳岳臺端方新着侍臣之冠即欲補　天子之衮東夷一疏威嚴曲突之謀南國交傳明盛直繩之論

汲陸顯承于二世省臺光裕于一門有識所欽不
謀而合不佞密依珂里蚤附仞牆極目蓬山雖被
海風引去竦身黍谷如蒙鄒律吹來佇觀鵰鶚之
秋天擊窮短翮應遣鵲烏之夜月栖穩寒枝情郢
辭彈感深望切況未展寸芹之賀乃先叨尺牘之
臨授簡兒曹攝齋父執愧神索大巫之側馮楮若
遺幸氣蘇君子之前含毫欲舞靡效十千之頌祗
脩四六之虔言路得明公譬猛伏而藿藜不採治
朝庸正士如鼎升而魍魎咸銷凡出皁囊悉垂青
史此日侍玉皇之香案他時齊宰相之沙堤悃愊
由中高明在上其如慶幸罔既敷宣

賀朱侍御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持內憲宸章播告海寓驩欣況叨研席之交敢後慶牋之貢恭惟中執法左右懿文華國奧學貫天鄉推英特之賢朝擅高明之譽五載騫騰于禁署一時熠燿于簪紳茲對　龍綸遂膺豸繡風生三殿益增　天子之威嚴霜下九霄竦動時人之耳目如國論危微之際及官材忠佞之間明公元有定衡不肖自無容喙聊鳴雀躍

祗賀鴻禧若不佞農畝餘生矦邦棄物獨惜束身私室目之貧賤驕人旅謁公庭鄙以衰遲溷我適爲一言之忤幾如九世之讎求解金蘭愈加水火雖心無愧怍苦于食槿之蟲況氣若咆哮驚似傷弓之鳥今者既幸有按君之地後來其患無刺史之天非向同心於何吐膽陳言瑣黷伏楮凌兢

答徐方伯惠扇啓

貢篚入京華牋枉問垂賚蜀箑者炎凉再貿惠貺重頒未答前叨復承今忝運丹青之在手製與時新施膠漆以同心價緣人重颯然風至龍皮生六月之寒鋈若金輝蟬翼擅五明之巧所媿煩襟虛滌縟旨難酬才謝江淹莫儗乘鸞之詠賢非張敞但詒拊馬之譏用藉當時德將萬里忻蒙披拂不任寵嘉

與蘇督學啓

伏以簡知聖扆帥正賢關文星炳爛於中天蟾蠩吸瑞化雨沉濃于幼海龍馬升符未遵丈席以陳悰敢後尺書而布頌恭惟老宗師儀天聳構浸地開源冊府高玄絢朝虹于璧渚靈臺浩瀚馳宵練于霜潭佩明月冠卿雲幼余好此奇服朝閬風夕閶闔蹇誰留兮中洲豈其迂白玉之堂乃尔秉青藜之杖讀九丘八索而目中之半豹不遺黜諸子

百家而堂下之一言畢賞故晨開絳帳貪趨夫子宮牆而暮下青衿競變大人虎豹行矣納章縫於洙泗斐然貢元愷于唐虞詎惟桃李之門無棄菲葑之體即如弱犬均倖登龍且及門將千百人方懷夏楚非鼓瑟後二三子首浴春沂一蒙華衮之褒筆則筆削則削兩遂攝齊之願步亦步趨亦趨乃雞失旦而始號大慙卵翼然鴳遇風而自却猶羨扶搖溝中既憐傳以青黃爨下惟更調之徵角

伏念郊航身宦海結戀文壇北闕浮沉黃綬奪栖一壑南陔寤寐白雲聊付兩兒從邦人聞秩秩之音恨賤子缺誾誾之侍蓬山弱水正虞無地以通寒谷陽春忽慶自天而下一顧而駑蹄神駿兼收而魚目靈虵雖廻眄非私君子謝孔龜之報而捐軀實細小人藏魏草之心上謁崇巖循心內戰下宣荷戴跼影外慙伏乞鑒涵不勝瞻仰

賀吳僉憲啓

伏以江上秉麾正快波濤寧謐日邊輦繡俄驚山
岳動搖省邑交懽簪車協慶恭惟老公祖胷涵磅
礴氣擊扶搖霧芝瑞世之名素孚魏闕喬木參天
之望尤著江藩不惟文冠儒紳抑且道航聖海緒
餘爲郡風雅佐王澤國幾年恩結吳邦之檣李武
林千室歌騰召伯之芾棠乃　朝廷分重代巡而
督撫會推陳臬載旗遄指七旂開雁蕩之雲攬纜

一清三尺照龍泉之水郊者受知最久申祝尤勤
聞佩綬而欲飛坐採薪而靡克遠邇類湖頭之煙
月難逐彩旆東西均岐下之禽魚未離靈囿嚮醉
熏風而化蝶今光腐艸以爲螢既遇元侯春到黍
生之谷都忘處士冷如楓落之江展牘披丹望臺
忻素心隨賀履悅馳一葦之杭手拂塵纓遥拜九
芝之詔其爲踴躍豈易敷陳

與鄒兵憲啓

恭惟臺下振儀山斗標峻冰霜迅雷破柱而不驚
秋月照潭而自許乘天跼影久戢舊吳駭電流輝
蹔臨於越建隼旗而威千里馮熊軾以撫百城行
將特簡　帝心入班玉筍豈但代工　天府出擁
繡衣來暮甫歌去思旋結伏念郊材原臃腫病復
支離進不能共効　清時退不獲私恬黃髮長辜
恩造祇抱凌兢若夫檇李無年棘葦乏食雖懷隱

慮恃有仁君譬如國手之捄危棊一着遂活又似
醫師之起劇病半劑而蘇　聖主旌勞顯貽綸綍
嚴廊推望進秉樞衡士林崇九鼎之瞻世運十六
符之色猥蒙賜問彌切依歸薄申不腆之儀豈報
無疆之惠臨風荷戴伏楮屏營

答李大將軍啓

伏以青旗促曉聿新鳳律之端阜葢班春誕輯虎
符之瑞眷茲懋德宜萃蕃釐恭惟戲下葢世聲華
昭垂日月濟時勳業整頓乾坤誠克紹乎家裘迺
肆臨于侯服慶流戟衛皇都傳白雪之謠恩浹邊
城紫塞起青陽之頌茂對內三爲泰時膺得一以
貞爰念塤篪特貽羔雁東皇宇宙疑先被乎春風
北極樓臺似獨偏于麗日已後椒花之獻惟深穀

旦之祈千金裹五花馬敢當國士之知尺素簡雙
鯉魚祇辱故人之問飲屠蘇而醉彌占小器易盈
酌兕觥以歌遥祝上公難老願精調于鼎鼐斯大
慰乎斗山可任瞻依伏惟鑒諒

謝季太尊送扁啟

伏以口碑載道細鐫渤海之勳筆泚爲霖大沛汝
南之譽慙無以報祇誦所藏恭惟老公祖文超郢
匠追二代之典謨政握庖刀薄兩京之循治馴巨
室而薙亡一本福細民而麥秀兩岐雲夢胸寬包
七萃八屯而無箕天風背盎荷三吳百粤而有餘
蜚聲咫尺之天積望絲綸之地身膺漢詔儼然春
天下之秋手撫商羹顒若泰國家之否況及瓜之

越歲將行李以升朝忽念陳人特頒新寵政餘堂
陛覃恩畫戟之清香心下閻閻借色青氈之舊物
錫嘉名於菅蒯旌華額於衡茅蕩蕩難言兢兢欲
墜伏念郊栖遲一墅頂戴二天隨世桔槔亦識步
趨之禮與時枘鑿難陪冠帶之倫聊耕滄海之閒
雲盡付黃粱于昨夢趁趄政府豈避逢迎偃伏農
畦因甘契濶非願學矯情而流遁寔恐來好事之
揶揄曰懶曰迂敢希曰雅爲樵爲牧不記爲卿爲懸

以草堂字字仰金莖之露鑄爲私鼎時時承玉節
之輝瞻墨宕神旁牋戔申意未蕘支離之骨習詠唐
衢縱離衰謝之魂猶存魏草靡展丹衷于轂下惟
翹紫氣于山頭願滿乾坤皆充德澤化形白鹿常
隨兩耳之車撤影朱轓蚤上三公之府

答查太守啓

伏惟翁丈鳳詔起家魚書鎮郡鄴侯出守歷苦李之盤根召伯于宣廣甘棠之美蔭政事續西京之傳文章齊東嶽之名州縣不繁有貯水冰壺之頌軒車所過興臨風玉樹之歌詎惟砥柱于狂瀾直揭長庚于曉漢雙旌畫戟行看動地而來一札緣綈會見自天而下慶聚聯雲著華割門闌不佞職類鴻毛言猶疆翼張距而驅鳥雀弟有雄心奮身而

觸榆枋慙無遠慮再承人乏彌負　主恩蒙裁五色之華牋儼被九霄之渥澤知深南海遇重西河譽諸黃口之詞作以青蒲之氣兼憐諼鋏仰費奚囊投貺楊金君子以之貽好輸忱魏草小人藉此旌懷贈遺出自所天愧感并于今日附函稱謝伏楮馳神

答陳部使啓

伏以千里懷賢夢到鰲磯之月一椷委貺坐生燕谷之春仰費屬辭俯慙注意恭惟老道丈雄才震世高韻照人天府競推蚤擅雲霄之譽星軺出計益馳冰玉之聲即宜秉軸于漢庭寧久擁旄于齊境不佞與時枘鑿觸目藩籬雖幸逃筆舌之司猶未滿風波之債人情何可極也無已太癡吾道其果非耶奚爲敢愠秋前張翰已知蓴菜可人日下

老萊頓覺斑斕在我用是上書請急緩劒將歸秖
望故人或鑒守官之潔白何期雅誼特貽載篚之
玄黃摺柬東馳靡伸鄙臆放舟南下轉盼高牙爾
公爾侯勳業正惟君輩某丘某水寬閒聊遂吾廬
薄附積忱厚慙來雅統祈原亮無任感藏

答許銓部啓

伏以氷壺映玉夙騰東海之聲芝檢翔雲方下南
曹之命四銓動色萬戶含情恭惟足下節槩匡廬
胷襟彭蠡入載擅龔黃之譽一朝傾泰斗之瞻數
奏公車時停啓事主爵久難于困驥陪京暫借以
潛虬小宰一虛大賢斯入積望在彌綸之地自日
升焉鄰封近咫尺之天從茲遠矣公行冉冉一琴
隨馬而有餘我盼殷殷千里望塵而無計正儗黯

毛之賀俄承皮幣之頒拂以仁風照之古道朱提捧至先分九府之祥輝紫氍擎來散作一齋之煖氣其爲頂戴罔既敷宣薄有微忱敬附臨門之貴介思顓小走恐增典記之勞神摩石室之蒼苔不堪持贈賦蓬山之玉樹焉得往從含謝未央布酬不敏

答葉刺史啓

伏以燕山附驥幸分鄰女之夜光洛水鳴騶幾動謝生之春夢瞻依漸遠馳想爲勞恭惟老掌科物外高華省中領袖精忠移日類魯陽之指戈抗疏回天侔張公之啓事偶試公卿於列郡日藹絃歌爰咨岳牧于外藩風清琴鶴恩被兩河之草木信及三川之豚魚以茲茂功允膺上賞高岡宿鳳行衝霄漢之輝野渡橫舟豈久風波之色器當盤而

益利玉既練以彌光茲左大夫報政之期正黃司徒超陟之日固衆口所共揚而鄙心尤獨慶也不佞濫竽言路詎爲越俎代庖玷職朝班似未操刀學割恐貽羞于桑梓終搶跡于榆枋無薄能以爲同榜之光有疏節而重故人之罪捧函增愧揣分則榮千里衛桃莫稱瓊瑤之報一莖魏草聊申笞釜之私伏望炤原可勝瞻戀

請周中尊啟

伏以寵懸豫榻夙欽明府之風忱瀹唐蔬期獻腐儒之味堯樽既醉晉榼宜承恭惟老父母玉露凝春冰壺照夜視草五雲之筆聊署桐珪迎花三殿之紳暫垂竹虎金楹錫蔭萬間騰相賀之禽珠岸呈祥千里競向榮之卉似益東溟潤澤眞分南嶽輝光郊天地散材風塵棄物自歲抄戴趙衰之日而年來濡傅說之霖溫可燃灰渥如蘇槁內顧而

稜慙子羽前窺而式負文侯泥推孔李之通家頻
入原嘗之幸舍門無魏掃書日殷殷谷有鄒吹黍
苗總總序德則穹窿讓覆論知則泰岱嫌輕身際
黃虞月惟朱夏桑柘濃而三農載桁楊息而百政
希爰攀軾下之熊敬擷豁邊之藻泥封妥巷寧望
青驪草織衡門庶承紫轂倘就懸車之翹叔洞尹
一塵如觴匿市之毛公信陵三舍榮浮海國感塞
山廬

辭林中尊請鄉飲啟

伏以魯頖謀賓俎豆紹西周之烈燕臺借隗弓旌
下東郭之招盛世維風三垂草偃浦臣戰履百體
氷兢恭惟老父母祥發七閩譽孚二浙漢庭董賈
欲令典籥於鰲扉班史龔黃先寄烹鮮於兒鼎演
豸繡　廟謨之飭蚩氓咸悟繩趨解貂瑞市令之
梦逆旅不聞緡筭蓋閭閻疾苦腸昔九迴而習俗
淳漓目今一變春暖跂細侯之轍桃李垂蹊月明

聽單父之琴絃歌比屋省歛甫光乎夏諺屬民爰
戾於周庠揖讓兩階豈但襲威儀之舊財成三物
固將觀禮樂之新如幡幢牽病頷之駒貽羞代廐
若鐘鼓享曳腓之烏獻笑齊帷郊蚤逐榆枋羞池
斥鷃晚歸蓬藿生死蠹魚九年慙對乎葵暘一日
恨窮於菽水幸賴桐鄉之照欣忘黍谷之寒狎主
鷗盟隣里似憐其不擾幽潛虎市友朋因諒其無
他戶外閑雲久付曲肱之夢津邊止轡相忘植杖
之言俄呼鹿豕以深山且飲鷄鶩於大廈親揮一
札華衮被之枯株重辱兩生德輝塞乃陋巷啟牘
而城霞奪色宣文而街鼓寢聲亦圖輟耒於東皐
聊擬奉塵於西序巾裾含恥鞭策厚顏非懷刑逝
入廟之犧寔謝寵避乘軒之鶴　君民上下極知
以拂餘爲深恩進止從違尤望以包荒爲大誼況
範我匪堅於跬步將鑄人延累於冶陶伏願鑒茲
惘惘之祈寬以悠悠之戮收囘成命式同承魚藻

之懽准聽控辭何異釋雉梁之嗅

請郭中尊啟

伏以日月至尊荷潢汙之均照海山無外敢塵露
以並將爰罄葵心祗申匏葉恭惟老父母明時鸞
鳳曠世星辰雞割預占鼎鼏鮮烹已試鹽梅大浸
稽天慈留滆米奇峰湧地福被洋芹舉邑盡躋春
臺郊等尤拼夏屋賜之孟掌豈直欵唾爲恩引在
几筵寧止盼睞成餚顧湛露克歌君父之德已深
乃壺漿未提子弟之恍曷展時值金吾弛禁衆欣

玉趾行春火樹如山君子之光有赫雪負成璧天孫之瑞無疆樂可同民資於事父伏願容光下濟略堂陛之等差藏垢并包忘憲蔬之草野少迴鶴盖俯鑒鵲誠

答仁和徐令君啓

伏諗漢竹載分楚蘅彌烈吉日喜交龜篆慙後賀綦清風忽拜魚緘辱先教墨恭惟老父母家傳駿業身抱鴻猷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躔江之西江之東兩擅使星之模桁楊雨臥桃李春熙快覩匿犀雖屈此青山之縣聿來儀鳳即還諸白玉之墀民間私語于柳陰天上恐煩乎芝檢郊幸聞邾鐸欣受滕屨一官遠父母之邦自違執御千里

頌神明之政如聽鳴琴方都門瞻太史之鳧乃郡
國挽大夫之駕薄言采藻尚蘊精誠有美栽花俄
分色澤疑近芝蘭之味賸有餘芬不遐金玉之音
愧非同調祗藏篋笥靡報襜褕

答嘉興鄭令君啓

伏以擁符下采詎能收五石之瓠躡屩未趨寧望
賜一雙之璧禮隆今昔恩結腑肝恭惟老父母道
岳干天心波湛漢縡國香于筆苑董賈辭芳翻天
藻於文江曹劉遜泒特借蓬瀛之瑞爰開頳渤之
庥本龍鼐以函牛先蟻封而試馬乍臨棨戟爭詠
袴襦鳧鳥搏雲異蹟翥騫　帝座鸞刀出匣鴻名
辟易侯邦分舜日之薰風八方銷慍佐堯天之玉

露萬井凝華盖將垂以竹書斯乃召之楓陛權衡
國是巍巍司耳目之宗盟黼黻皇猷冉冉執股肱
之正印郊久慙芻狗甘學木雞平時懷夫子之牆
掃除無地此日育文王之囿樵牧有天每圖杭閬
苑以瞻承輙似遇海風而引去豈意遊蓬落魄俄
見夢于明王墮轍餘生亦受憐于彥聖賜之珠玉
加以玄黃斷楣欲起于溝中折角驚馳于戶外捧
隃九鼎剛氣蘇上介之前讀越三周更神索大巫
之後喚醒曲肱之寐飯蔬可以療飢吹噓病顙之
牽伏廐猶之叅乘蟠木靡容于左右遭異鄒生美
芹曷獻于尊嚴愧深田父望雉門而頓首憑雁足
以敶心兩鬢秋風惟抱牘譜遊衢之諺一帆春雨
或扳簑登化瑟之堂莫罄感懷統祈慈詧

答崇德周令君啓

伏以紫極魁三景緯巍宗于藝苑青藜太乙祥輝頫燭于花封野沐朝恩海增河潤恭惟老父母嶽鍾申甫天佐唐虞皇都第一人奏名閶闔聖世無雙士簡命珪符清廟八音操縵流商之引袞衣五繡權輿濯錦之裁熈然玉露長春炯爾冰壺不夜宓侯堂下舞萬間相賀之禽傳相霖邊迴千里向榮之木幸接魯牟之化國雉澤悠悠蒙推孔李之

通家魚箋冉冉憐委羽則驚弦定息撥寒灰則破
甑生煙谷類鄒吹一時遂燠廬侔魏式百世爲榮
況叨合璧之奎章眞襲連城之秘寶行人到巷詫
客盈門郊丘壑愚夫風塵弃物寄形骸于大造追
夢寐于長安彩筆干霄曾揺玉海黃門捧轂得御
金沙顧前窺而鴻磁寧受回鍼且內顧而墜葉敢
親茂樹詎意召棠之蔭偏垂屈荔之陂輕千乘於
狗屠猶慙盛節寵三旌于羊肆尚遜殊恩蘄結寸
丹祇銘高厚欲披尺素私迫倉皇嗣希造膝以陳
悰今第叩頭而拜賜有懷更僕無任主臣仰冀台
慈俯原鄙窾

謝許上海惠鶴啓

緬懷高義時結戀于巖扃垂眷故人特分華于省署心之佩矣語曷宣焉恭惟足下名最夷齊政隆卓魯七年德宇已周冒于江東一日徵車正遠蜚於天半愚老企着鞭之蚤立上彤螭　聖王憐臥轍之殷少留彩鷁遂虛諫席爰竢輶軒方欣三命之殊榮忽拜九皐之異貺遊從海裔虞不愜于人寰飛下雲間偶夙通乎客夢六翮邈漢愧充階戺

羽儀一鳴聞天喜聽雲霄聲價加之篋實佐我斧
資德彌重于稻粱感益深于形影念均慕侶情類
依人寄械聊應乎雕蟲藉寵大張乎刻鵠窮年啄
食彼味恩私卒歲優游此深荷戴統希鑒宥無任
瞻馳

隅園集九帙目

卷十七

募疏

建關王殿疏

建文昌祠疏

天台國清寺莊嚴金像疏

太平寺重建禪堂疏

重建天王殿疏

修五顯靈官殿疏
修渾水石橋疏
引
因聚菴募緣飯僧引
黃崎山新結靜室引
重修土地廟石橋引
題辭
安國寺募修佛像題辭
募飯僧糧并造優鉢羅花供題辭
募修崇慧華嚴寺題辭
書後
安國寺藏經貽教書後
莊嚴水陸閣冊書後
雜俎
書昌黎淮西碑
書大唐中興頌

續屈到嗜芰論
書東坡表啓
書東坡志林
題廣修辭指南鈔
題古五雜組鈔
跋顧司空　璽書
跋錢臨江集
題蔡侯生祠志
題顧侍御行樂圖
自像讚
自誓文
休歇偈
雜說二首
卷十八
詞曲十二首

疏

建漢壽亭侯關王殿疏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海寧拱辰門故有漢壽亭侯祠甚窄且壞祝者欲更新之聞之令君令君立許諸將徧募諸敬禮侯者欲亍爲之敺亍曰祠侯奠侯夫豈待人敺哉不覩先民之論曰侯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葉

馘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螘其
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
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于一綫未盡
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侯之沒威靈著
于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脗合夫人而能頌
之仰之獨舉侯之神所以久且大者歸之誠引至
誠則久則徵則悠遠則博厚則高明爲證而又述
五百年爲開皇一顯于玉泉之刹又五百年爲崇

寧再顯於蚩尤之戰又垂五百年而侯若以一身
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
侯謂侯之所以久而大則誠也而予又以爲侯之
誠信乎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趣侯者
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孺亦必至誠而後可
事侯感動侯語誠者不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掩如此夫予小子三禱侯而三獲侯應皆親於其
身聞見之無亦鑒狗馬之誠歟祝者第奉簿而四

出人說不嚴侯亦說無奉侯之誠將見刀布金泉
不謀而集不勸相而吐矣於建殿奚難哉亡衰不
能造疏直拾人殘墨爲小叙如此

建文昌祠疏

天文志斗魁戴匡間上將貴相以至司祿六星曰
文昌宮祝釐以其降神潼中率象神而祠之世之
縉紳學士往往尤尸祝焉豈不以北斗定時繫極
而六星則文武爵祿之司其命曰文非右文事者
邪顧今祠者率于招提從事無問右文之宮卽治
文事者猶然何求多于比丘一日比丘澄如造不
佞稽首曰願從明公乞龍陽尋丈地建一文昌祠

予局局然笑曰比丘乃治文昌與何居抑事佛者多好設筏利濟汝意都人士烝烝彙興乞靈祈爵將設此爲之地耳寧詎知吾寧文獻之國象教擁閼不行即非祠文武執秩不斌斌跨南服而雄之乎且龍山鳳岡神則無不降焉奚以一軒楹而居爲則文昌于比丘何有哉要以天象人文固儒者事若乃不忘恭敬儼然若見之于堂廡之間亦交神明之道也比丘猶有筏之心都人士得無意乎

比丘愼首事矣比丘旦暮且集之比丘行將丹堊崇墉與招提相對峙則蠶績范冠盖比丘爲之筏矣事果集予且越觚牘而代尸祝之歌歌之比丘曰固矣非附青雲之士其誰徵我願徼明公一言余椎魯者也於文辭家直周垣而視耳烏覩皇奧方欲乞靈于司命談此喜可知已祠成比丘當刊姓氏及刀布金錢於石則人人圖不刊我弗喜爲人游說也他若爵祿右券之應我不能談人其問

諸祝聲

天台國清寺莊嚴金像疏

原夫青霄帝座降靈氣于中胎白淨王宮孕神標于右腋蓮乘七步樹下六年薦玉像于祥符發金人于吉夢影流中國震旦如驚光燭太微恒星不見是以九重迴向六合歸依慈雲長蔭三千法雨更綿百億形階斗動似忉利之飛來紺殿霞浮儼化成之湧出粹容鉅麗眞相端凝珠纓遥寫于鷲山繡繪秘傳于龍窟盛衰相禮興壞靡常緬懷螺

髻之雄姿一輪千輻重覩雀鑪之瑞供七滿八圓故老尼甘荷擔以馳驅願長者幸傾囊而佐佑疏流注海積簣成山西域殊形倘遂還于妙勝南洲善事應交際于高深當列鴻徽盡鐫翠琰就使天銷刼石瓊文永播而無涯地入微塵寶字壹書而不滅詎煩宣偈希覽綴詞

太平寺重建禪堂疏

我佛慈悲爾時巧便即衆生久墮正果漸自迷塵但此念纔提信根瞥然覺露是故大千蔭界盡黑白以皈依乃至由旬勝幢齊緇素而瞻仰顧一切法每多成毀在兩相求亦有因緣凰崗太平寺肇剏于有宋重建于我朝業作南閻梵宇都遭災燼鎮留東土精藍獨覆香雲花甲幾周零丁如昨銀鐺脫影雁行孤月驚寒鈴鐸希聲雀語業風悽斷

莊嚴或可繼也殘闕誰之咎歟盖物廢則必興非
數窮而不變幸今某僧粗持戒律無礙空函潛轉
三乘法輪普化十方檀越憫余苦海遂已回頭遇
彼茸城歡然合掌敢云歸賜聖主止養老臣稍得
餘財宰官即稱長者徒慚獨力更施一言高矣若
天勿等聚沙兒戲成之不日須憑覆地人工猛破
慳囊大擦喜捨名飛畫棟層層放阿育毫光功滿
雕甍片片吐牟尼舍利既揚靈於寶刹决獲報於
將來且廣照于慧燈立銷愆于累刼竊加讚歎請
俟證明

重建天王殿疏

白塔河西儗小有洞天之地黃崗鎮北開太平講寺之林殿曰天王昔稱雄搆時維灰劫今堇殘基佛日韜祥入室未瞻烺燿慈雲匿彩及階先歎荒凉已新法戶禪門將復風調雨順顧寸心易發雖憑投白社之宰官而一木難支寔賴布黃金之長者聞道聚沙而累塔敢希續焰以成燈一波動萬波隨彈指可諧勝事今生作來生受傾囊自種福

田此疏

修五顯靈官殿疏

硤山五顯神祠者有宋治平慧悟法師翀建　皇明弘靖惠文首座重修軒窻啓而艸樹徵茫白鋪江練煙霧開而崗嵐隱見青點海門顯赫五行照臨千里叩者徵祈者應詎惟昭境宇之災祥物以阜民以安寔乃翊　國家之造化其踞勝則山川一鎮其處尊則梵刹元標歷有歲年剏於風雨晝棟忽而就圮空薄雲霞雕牆遂乃將頹幾成瓦礫

慨法象旣云匿彩愿靈威亦或韜光過者興嗟禱焉隕涕皇皇釋子縱高僧法力何支寂寂祇林雖羅漢神通靡助青蓮葉諒難作瓦金粟枝豈易爲梁假卩山人通誠善士看佛面看僧面那不看五靈官之面無慳心無吝心又孰無大檀越之心藤蘿外便是諸天豈高豈遠銖兩間總爲功果何少何多謹疏

募修渾水石橋疏

出邑東門有河並廻塘而東東三十里水自語溪來者南折入於河挾雨衝泥滾滾若湍故字是水曰渾水跨水東西爲橋號是橋曰渾水石橋橋歲久中斷予子杠之木又三四歲土人謀以石代木以梁易杠將營之乞予爲募疏焉予病未克索疏者日來一日予晝臥夢予如舊相識曰而不聞穆滿之龍鬣東明之魚鱉

乎茲則由天造焉其次匪鵲之填欲虹之垂勢不
能不藉人已鳩人者義鼓義者福汝奚不曰洪範
八政何先般若三檀訖首故知財者靡情弗愛而
施者在達猶難第令一人以達破情將千百情以
難克愛且放步而踏莊嚴路矣拱手而過總持門
矣奚必諄諄開譬之赤脚逐鹿着靴人食肉然後
解緤倒廩無恡色耶語未畢又一僧負葫蘆來曰
喬公謂何偉丈夫笑曰潭何言直拾覺範殘墨耳

僧亦笑曰嘻陳居士縱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吐足
架赤欄丹柱于五寸間又奚必蓮葉濟之覺而發
文苑及石門集視之語具在亍亦大笑撫掌有是
哉兩先民之默濟蹇人也遂書而亍之

引

因聚庵募緣飯僧十萬八千引

定空和尚有法孫曰一斤住因聚庵創緣齋僧期十萬八千衆曾居士爲檀越首賣田若干畝買米若干石遂落髮與一斤同庵募緣滿願亍聞而異之歎曰有是哉飯僧之勇乎頃四三年歲飢民貧十二三衣食道路不飯民而飯僧一飯僧之費足食五千人月許夫奪溝壑之五千命而充朝吳暮

楚之一餐吾不敢謂慈悲也雖然王豫章有言天下財力耗匱之端自公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盖生産在民盈縮有數非人力所能持則損有餘資不足亦佐造物者消息之一事爾況十萬緇流何莫非天地間十萬人靈耶彼推粟而飯之與窖粟而藏之者其得失何以異人惟以廩爲得以施爲失於是乎有恡心以施爲得以廩爲失於是乎有喜心故得若獲拱璧失若喪肢體是固一得失也得若附癢失若潰疽是又一得失也至人則得無所得失無所失而喜恡於是乎兩忘矣今曹居士欲米粟施遂以家施卒以身施他安有恡心歟遠近流聞徹官善士他獨無喜心歟諸衲子竢之當見負擔而至傾倉廩而濟者種種焉即十萬八千何難哉竊歎吾儕誦先聖人之言出則寰寓太寧處亦足以風世化俗顧未嘗有人若是其信之勤且勇也又不

能不異之矣

黃崎山新結靜室募緣引

予方治西圃結菴其內圖與一二友人修庋世之業而澄如挾大音上人至告予曰大音探奇討幽久矣近得黃崎山之縹緲峰左顧太湖右瞰東海皆若几案間物有平壤可什畝流泉四下曰可卓錫可廬而一鉢一衣窘于厝手不得不藉長者布地金居士其爲一引之予笑曰有是哉吾亦欲造其巔心舒目縱視見羣山飛儛喜廬者之驟來

而況于一握筆乎上人行施者必自蜩集結廬直
易易爾異時仁宇成川霞島霧來助游賞上人當
介安期羨門一接我於物外則俯仰璀璨寧能爲
大音記之

重修土地廟石橋募緣引

故土地廟有石橋跨水塘日東西行者以百數近
歲運鹽船出入舟子不戒軸撞石崩居人半續以
木今年有牽牛過橋橋猝壞不二三日西岸一耕
夫泅而東竟沒于河行者患苦之僧某憨然欲復
以石將募諸遠邇而乞予言予曰嗟乎有形之有
成壞自然之數也即牽牛者豈意蹊橋斷橋泅者
亦豈期墜命皆數耳然均壞而石之數堅且久均

濟人而石之數長尔圖久且長自持其福田種善之說誘進人人自樂之必且曰非橋誠不免喪人或曰非石橋幾不免喪牛布帛金錢必且日輳而月積奚俟其里中父老之言僧曰藉先生言人信而不疑曰否否饑麟不噬莫肯落毛非疑麟也夢似神而祭卜餟鬼而賽寧信乎其有鬼神也況尔之爲橋也坦然周行鑿鑿然永賴固信弗疑已亍積年見此僧篤志于種種福業橋其一節耳亦樂以言施之而姑志之募簿之端

題辭

安國寺重修佛像募緣題辭

安國寺佛象甚偉麗冠諸精廬匪彼淨慈莫能甲乙其睠映此土舊矣溽溼之所薄登覽之所侵木腐于中土崩于外日月浸久象座傾焉余過而感之乃遽召慈灋師而告之曰不葺將頹頹則莊嚴滋費募滋難已盍日夜亟葺之灋師稱憊不克任乃招雲岫中講師與之謀招之前一夕講師夢世尊

涕泣語之矣招與夢合遂謝其徒而東損衣鉢斂
徒衆匡其顛而旋更其危將募域中乞余言二三
居士笑謂曰若欲象象乎吾聞浮屠氏之言宅生
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甫欲捐
毛髮于中身狥肌膚于猛鷙而況捧土刻木表刋
爲眞繪綵施金圖新飾敝希漢晉兩明之丹臒肖
周魯二莊之夜光於緣惑奚如也余笑曰惟緣惟
惑若興若廢若存若亡而不見高岸之必爲谷深
谷之必爲陵乎曰然然則曷不方谷蔑谷方陵蔑
陵也且夫以刋觀卽日月亦蝕亦虧以不刋觀薪
與火其歷千萬刼猶是也彼化人者欲導亡機之
權演勿朗之照唱無因之法行不捨之檀固不得
不然譬宮徵可以潛移盡推玉律津梁可以冥立
奚事貝文詰克廢鐘洪鳴空應誰能避谷曲響自
神正使拯逝波而不待五乘迓喪世而罔資八正
則迦維王室如來亦何必託生也邪於是羣居士

默然余亦默然遂題其說於簡端試扣邦人士諸
悅道勝湛教顯者吾知其必帷裎雨汗而爭施矣

比丘尼募飯僧糧并造優鉢羅花供題辭

渤海生燒筆硯不造募緣文七年矣而諸募里閭
者往往借生名爲文生亦不之問也今是尼已老
其尊信補陀異甚欲募粟募資送募造優鉢羅花
供之合掌乞言于生生笑曰爾亦聞爾教中自力
他力之論乎自力者正如跛行窮目不過一二舍
極大辛苦他力者如人水行藉舟力須臾一日或
千里又極安今尼有供養心能自供歟諸貴富家

淑孺有供養心能自供歟一乞施而往施之方乞則施者爲舟乞施者爲人及往施則施者爲人往施者爲舟兩籍他力利濟非淺淺矣行將見阿彌陀與觀音勢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着此岸不留彼岸不止中流而爲淨土攝受主或指導淨土諸施者皆得淨土資糧焉豈虛語也哉

募修崇慧華嚴寺題辭

在昔蘇學士冥契禪理喜於記讚禪林未嘗不企慕之既而讀勝相院文謂治其學者大抵設械以應敵匿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滉漾中果佞佛邪不佞佛耶夫亦與世不諧姑以消其邑邑莊生所謂曼衍窮年爾余在浚谷亦孜孜好說禪焉按記崇慧寺始于故宋大闢于國朝正統間百五十年以來日荒落矣沙門灋會可傳者欲新之力不從心

勢須藉衆冀望布金之勝希感聚沙之因謂居士薄有宿緣能無引語因合掌而爲之偈曰

世間一切物何者非電露種種豈我有宏執皆空虛我願十方衆都發希有心布帛金銀錢隨便作檀施爾以捨施佛如物在權衡損益纔錙銖了然便知覺佛以慈受爾如水涵照影雖歷千萬過無一不光明比丘仗茲力龍象重裁裁餘福歸有情功德不思議

書後

安國寺藏經貽教書後

安國有三藏自眞慈大師始藏教有傳自眞慈大師得人始客有讀其貽教者曰善哉誠世世傳得其人如大師得眞智得如聰奚諄諄爲且如聰而上是在大師如聰而下是不在大師諄諄亦奚以爲也大師笑曰吾以法眼觀匣且轉之見藏不見僧檢且得之見僧不見藏得無所得匣無所

匣僧藏咸不見矣惟吾佛日所照與吾皇聖德所覆幬一瞬千刼無暫無久果藏護僧耶僧護藏耶而何求之諄諄陳先生聞之曰大師游人我之外而觀空色之表然則嚮之購之者待購乎非待購乎今之傳之者待傳乎非待傳乎後之護之者待護乎非待護乎世世而大師何患不世世眞智世世如聰也視吾黨挈挈於賢愚興替間隘甚矣

莊嚴水陸閣冊書後

余與望峰上首別十六年矣今年上首以募造水陸閣過吳復謁余乞書其冊後余笑而語之近世士大夫樂道募者或稱佛於賞罰褒刺外別設回向懺悔陰佐聖王之教與法或慘指地獄豔言天宮以誘惕之竊謂地獄天宮沙門用世俗法教直釋氏之粗爾如以爲陰佐聖王之教與法則進釋歸儒意也佛理其在茲乎蘇長公說佛最精其言

曰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夫詘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益之則喜損之則不樂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於導施最明切上首持是說告人將見縣官詔祿之贏且不難肇海家世不知何人之困稟奚惜施僧哉卽不繪圖不陳說報應而所逢無鄙士決矣

書昌黎淮西碑

昌黎集記退之淮西碑成節使韓洪獲附名文中贈馬四十匹爲潤筆資退之奏聞憲宗命受之宋史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謝以馬五十匹元之却之由此言之退之退之却之可矣何奏爲退之所操豈不及元之邪其後退之碑文不用而用段文昌所撰不識四十匹馬竟作何處還之韓洪則違上命

安然受之恐此中終不安庶幾再疏歸之邊廐乎
其後元之嘗爲友人徒步買一馬給之或言元之
虧馬價者太宗曰彼能却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
哉由是觀之一却馬而受主知若此人臣固在直
躬行道哉

書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有文名唐人所推重中興頌又其得意之
作乃其韵俱用平聲彌見弱夫宮商經緯依永乃
和盡用仄必噍殺矣盡用平必滯伏矣陸平原所
謂偏絃獨張淸奏靡應此頌不無此疵焉夫羯胡
背天造逆國于何有而云有國無之至云覆復指
期亂臣而用敵國事祿山其伍員耶而覆天朝若
一郢墟邪汾陽諸公其包胥邪而挈鍾簴以還九

廟僅爾爾邪元節判胸中何其大無尺寸邪獨事
有至難一句亦若以其身當其時而竊有嘅焉此
頌大曆六年鐫於永州浯溪石崖已八百幾十年
不遽泯徒以顏魯公正書能使山靈訶護若此耳
李陽冰琅琊庶子泉銘亦摩崖字已不可辨余親
見之或謂此頌是再模則不可知矣宋盧陵羅大
經詫歎肅宗即位靈武事遂謂節判前叙數語止
言大業而不及盛德以爲節判亦不滿之羅君讀
此不及竟邪頌中固已有盛德字以補叙文之闕
作文固有稱停庶免複累此又盧陵之所不識也

續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柳子非之蘇子則賢之比藥石焉噫吾病掩恩不敢謂柳子之爲美疢也何也夫既曰事死如事生矣不知曾皙嗜羊棗曾子養之於羊棗將和顏色以進乎抑麾奴詔婢疾去之邪又曰禮思其所嗜此自人子追思之道爾夫齊於子且思命于父母反去又奚以思爲也

況到所屬之陋其陋已細而建所持之禮於禮爲末雖薦之奚損去之奚益乎而忍奪其生之嗜竟棄其將死之言哉蘇子以爲有大不忍者奪其情吾不信也正令宗老薦之屈子無違言則籩豆之微太史未必書後世未必辯其爲親諱遠矣若之何闡已之禮而不遑沒父之陋令囂囂至今耶且曰夫子其以私干國之典是毀父也藥石如是乎左氏載薦芰與殉婢子其命大小輕重殊不侔彼稱治命亂命夫亦謂神氣有治亂耳未聞父命而敢毀曰亂焉者也後之君子論人於骨肉之際不反諸心而以耳目爲進退者其亦誖矣夫

書蘇長公表後

欲精四六宜博五三考唐初四傑之工眞是嶸冰大略探江左六朝之製尚爲積水推輪近代諸生爭推宋表元乏青黃之麗僅敷陳而飭言雕琢之卑能洗滌而歸之大雅然於塲屋限以寸陰急遽成章又必汪洋而恣肆倉忙奪目還須流動以穠華效法長公滔滔易就庶幾司命嘖嘖咸稱萬曆辛丑五月十一日舟泊平望書

書蘇長公志林

或曰蘇長公志林使慕之而驟得者不暢其貪好之而疾讀者不副其饑故不如今世瑯瑯編排外紀綱目猶井井也豈志林果未成而此其初稿乎曰不然韻人卽爲園未成種花藥俱未就其意趣欵曲自不同設村老圃託造之安能欺園公哉此必志林亡好志林者拾先生殘言逸事依託而爲之者也雖然爲者不類見者又不著不察與村老

園奚殊吾聞海外一小臣猶能辨蘇公文定價乃
大朝少宰不辨邪趙先生刻之周生又取置之集
中亍並不解辛丑五月十二日舟泊虎丘書

題廣修辭指南鈔

林鉞輯漢書曰漢興陸伸輯左氏傳曰左腴任浚
輯羣書建二百餘類曰書叙浦南金總輯之兼入
爾雅曰修辭指南亍稍稍節錄而又益以吾師文
苑類鈔曰廣修辭指南云嘻此獨備尺牘家采錄
而已哉隅園老人書于碧浪齋時萬曆甲辰夏五

題古五襍組鈔

是書序者爲淮南冀綺而編者不著爲誰第曰浩然翁邵文伯手鈔而已昔人製作亦間不署名萬花谷一書書不足言而姓氏竟隱不出豈不以人輯之而人攬之奚爲賈名於異代耶世之樸蔌散材至掠藻林噉譽見之當汗下竟趾矣余故錄之而稍爲之次第焉蘋川布衣書於太乙舟中

跋顧司空　璽書

本朝兩府大臣有歷數十政而幾不得一制詞者顧司空廼累得之寵榮哉又奉使過淮舟燔袍笏咸喪踰年而竟獲　璽書于河神哉非司空忠孝格天其克有此司空富史學古策命而入水火卒出水火者與有幾司空寶此其無負于君于親夫觸于目動于心未有不奮于身者也爲司空子若孫者永寶此視家法家範百之矣余辱司空同年

莫逆甚余事　上九載而不克爲先徵仕一請大夫封蓋既題而欵歔者久之

跋錢臨江集

予始讀臨江先生詩曰此不減王孟已又讀序記諸文以爲卽廬陵臨川未必閎肆若此最後讀諫巡遊疏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方先生上疏時疏者多杖伯氏畏藥走都下密侯之不岌岌乎殆哉廼在事者不言節氣竟用二千石處先生而先生亦恬然以二千石行不有其節氣盛矣因竊恨今之世不復見先生之至德又恨先生不

得生今世坐致宰衡使功名流千百載也雖然先生之二千石與致二千石而歸之詩若文觸於物發於性情涌演深穆絕不見毫髮感慨不平之意嗚呼其可以功名窺測先生也邪

題蔡侯生祠志

古云良吏可樹德故楊文貞每恨不及爲令豈非以其親民而易德民乎然民之德之者在官而頌之不若去思之思之不若祠祀之且志之麗牲之石其德滋久滋深耳昔余請急而東也過武原時蔡侯爲武原令余見庭臥桁楊野積秔稻已沾沾樂召杜之封焉今去之三四歲聞肖衣冠陳俎豆已祀侯武原矣而武原之人其過侯祠而曲踞者

曲踊者泣且歎者無虛日余友學比丘寔云初祠成比丘既爲詩又彙其詩若文爲志刻焉比丘不德乃德侯若是耶昔徐君猷治黃州既去僧繼連爲遺愛亭請蘇子名而巢元修志之夫亦謂託之文字以傳百姓之唏噓歌舞以詔後來以佐國家觀采之所不及蓋肫肫乎爲衆生地也不然胡爲乎筆之書勒之金石乎哉嗟嗟石可泐也侯之遺愛其弗可泯也已

題顧侍御行樂圖

孟先與余及邢子愿同年甚相善又同宦畿南爲邢魏司理子愿爲南宮令復又同爲御史給事中相得益懽至于今三四十年其居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三千里而聞問往來若同巷今年春孟先以行樂圖眎余笑謂余曰惟子知我子不可不我贊夫贊孟先非不佞不可也贊曰人知其髮寡神王頰頰而齒齾壽且期願而

不知肫肫立心赤子不移人知其敦繡衣而山巾
野被而不知嶽嶽立朝布素不離強仕而憲邦
張于之流亞老而皤皤文秩躭酖魯之鼓吹故門
生滿乎天下而故吏去之數十年猶依依至于內
不設城府外不狃町畦者其坦坦夫誰不知與之
游者多脫鹽車而蘇涸轍見之得其一笑者甚且
平戾夫之睚眦而傾儉士之尊罍樂哉斯翁其季
蓄濟南生而仲視海北之大癡者耶

自像讚

衣羽衣巾山巾也飄飄飄一道民也奚而門闥之舊
臣也無逋誅也無畜謀也馬醫夏畦故無不姝姝
也逢陷溺而閔閔焉欲出之瀦也一豎儒也又奚
而鄉黨之獨夫也六年理官而兢兢吏之暴民之
孱也九年典箋奏而獻替之草班班也又奚去之
十九年而猶落豬嘴關也三十四十而篆筆未五
十而秉耒也冠冕之席不耐也京朝之簡牘不裁

也魚魚雅乎一埭也又奚六十而卒然若之蟻若壺之螽相薁也尤怪也二三年匍匐生死間而猶口不能廢牢騷手不廢枝離雖喪地且盡乎西疇而喪氣惟付東流也庸苟偷也噫窮愁與浮休與吾不知其由其徃問之黎丘

自誓文

不佞歲猝逾邁精力頓衰前路可知賤軀宜惜於今月日神前發願筆下陳悰惟圖脩養頹齡詎合與聞冗事仰希親友俯察鄙衷事不論重輕但關口舌理不分曲直凡涉衙門姑免老夫轉求當道縱係心知之友瓜葛蒙誣即居肺附之親門庭受侮熱腸易懆吝面難干況乎有產當差乃令人解脫無端惹釁何遣我調停又況因親及親以友推

友浪言陰隲羞彼孔方且室家各有是非豈堪盈
耳人世誰無寃屈能慰苦心假如我從人而人不
我從使人辱我斟酌人厭寧我負
人是必照原決無響應若小圃雖云常到亦不稍
閒時須澆竹灌花暇欲聽鶯調鶴倘或有談與有
飲與自當折簡相招縱然無俗情無訟情敢累杖
藜見訪任荒蕪徑毋令魚鳥之畏人從扣竹扉莫
訝兒童之謝客矜其老詩鑒此眞情

偈

休歇偈 有序

萬曆二十九年四月聞王辰玉之及第也欲委賀
相師倭耗徬徨徙家頓邑至廿八日始克入吳有
山人教予舟宿婁門一日可抵太倉城下曉行未
三十里風雨驟發尺寸不前竟泊于波濤震蕩中野
店數家燈火明滅尋繹昨次草樹薦緣推蓬據梧
而領之恍惚如各天枯坐三晝始就寐厥明開霽

挂帆至太倉日未晡遂謁太保先生又一日還乃作偈曰

八窻開綠野心眼快領受及其過市門所領忽變滅風雨塞四天一船不勝載比至開霽時悽悶復何有但從雨望霽雨霽乃兩空誤嫌市蔽野市野實俱幻當其無心眼市野雨霽無不然分雨霽轉霜雪電雹市野及廬寺天宮地獄起輪廻不可歇自生一切障

雜說一

東海之弱子厄於鯨幾盡波濤焉幸脫焉而過南海之叟愬之言未既叟泫然曰寃哉若一鯨之困而禍至此吾則虺伏其墉螫焉蜮伺其影射焉所喪亾殆倍若者三矣野諺有之譚乕色變不穀直變色而已乎雖然爾毋波濤之咎也天也田父恬雨俄而破屋決洫者乃雨舟子恬風忽而折檣絕繂者乃風恬之禍天之禍人即恬之因以禍之獨

鯨邪陋邪蜮邪爾禍不恐聞于之禍亦不恐言其
各屏諸海濱以竢定爾丙午夏月蘋川老人題于
逆旅之五笏居

五代時西郭子負隱疾且死有羣鬼馮之晝跳于
門夜舞于室出入嘯嘷于道路內忘其大痛而外
讀人甚狂若豬嘶狗吠然北郭先生聞而甚哀之
往謂之曰吾有禁方能愈若疾服之可速已其夜
羣鬼見夢曰予酆都梟獍之神天帝使予共禍敗
之子君如發藥違天不祥於是北郭先生吞舌裹
趾避之羅浮之洞噫北郭先生儒哉信夢乎夫天帝豈

欲禍敗人耶卽敗之奚假手鬼物爲也當是西郭
家祟祟畏若方假天帝以禁先生耳昔膏肓之魔
能夢人豎子厠之賅能眩人高軒大堂先生不思
爲祟所脅惑矣居幾時南嶽王出游過其鄉雷電
疾驅艸木偃仆羣祟乃影滅而西郭董董餘皮骨
焉

天后辛酉賜綠堂刻

隅園集卷十八

浙汜 陳與郊廣野著

詞曲

新水令

脚跟登破利名關遂初衣不辭單骭閉居從謝客
高臥且加飡三徑之間倩仲蔚蓬蒿斷

駐馬聽

枕上幽閒金谷樓前鶯語換夢中逍散揚州鶴肯

露華寒單身跳下摘星灣幾年不上連雲棧輕安
托上天爭知平地風波險

雁兒落

想當初多行白玉甎多蹅黃金殿多陞總諫垣多
進崇文館

得勝令

多奉策賢軒多侍講經筵多跪玄宮駕多承御座
宣周旋何福分偏偏健迍邅甚災星可可顛

沉醉東風

青谿路苔鞋欵欵翠微巖躚屐仙仙從離紫陌鞍
不拂紅塵面似黃粱炊覺邯鄲贏得人間綠鬢僊

折桂令

艸堂前好景天然不費鋪陳不假金錢鼓吹新蛙
甕觧細草画障遥山抱着鄰吟幾句蘆汀柳岸信
着口說一迴繡地香天樂事無邊詩酒耆卿風月

坡仙

尾聲

覷不得東奔西走張無線權寧耐龍盤驥跼養得就麻衣竹杖道彌尊受用殺北海東山分非淺

黠絳唇

柳下清嘉竹林瀟洒眞無價吾豈匏瓜歎世道堪聾瘂

混江龍

博得到凌煙圖画止不過水中漚身後影眼前花先受用耳邊業債和那夢裏寃家如今禦兒橋撑翻了范蠡船故侯門斫淨了邵平瓜採薇的道假惺惺盜去北山田閉戶的道黑婁婁跳過東牆架

眼見的猴孫出隊蜂子排衙

油葫蘆

偌大乾坤則一家沒着落先生閒悶殺明放着阮公門外嘴吒吒則俺這彈琴占住了拿雲把吹簫堵定了談天話他兀自將洗耳來嘲飲牛滌器來談司馬爭道是街頭有虎山來大只見簇擁處落天花

天下樂

現現靈芝護彩霞仙家賸物華嵩山道士不教差餌黃精除白髮覓丹書開碧匣謾道大羅天都是些假

那吒令

離離星電發便是倚柱的荊卿肯與拿凄凄風雨匣除是蹈水的荊非純可胯豺狼還懶殺狐狸誰待劄開垓垓樊噲呵只將七首抓泠森森朱亥呵只着頑椎打消不得薛燭生涯

鵲踏枝

俺則待醉山家臥天涯短劒孤琴強似大纛高牙權寧耐一時一霎那裏來浪酒閒茶

寄生草

喜曲水環晴屾羨疎林止暮鴉經了些寃親毀譽如飄瓦嘗了些鹹酸苦如嚼蠟見了些盈虧得喪如邊馬閉身數點鷺鷗情浮生一段漁樵話

尾

那一箇宰牛羊那一箇誇裘馬大都來一般話靶敢則爲流水桃花惹到家一箇道茅茨下點謙洽一箇道鍛鑪邊這些絮嗒俺自是閒看兒童捉柳花游心虞夏耽情風雅明朝有意過南垞

懶画眉

張家臺榭李家樓夜月春風不到頭千秋綠野一時休不見隋家柳也逐蒲汀荻渚秋

二犯梧桐樹

三杯若下篘渲淨談天口兩朶紅梅占定拏雲手牆東約過知心友一話能消萬斛愁雖無翠管朱絃奏紺髮奚奴學得清歌幾首

浣溪紗

百歲期七旬偶趁詩壇酒社優游無官浩蕩觴紅袖有子歸來課綠疇還抖擻似我輩風流中算渠帥宵虛拋悶裏春秋

劉潑帽

男兒眉角難輕皺可窮咱白鳥滄洲何須紫燕紅纓驟住玉樓啓玳筵家銅斗

秋夜月

讓一籌閃脫了鴟梟味鴟梟則惟兒童嗾於今牢記休開口他也索罷手我何憂掣肘

東甌令

閱文字儘搜求不慕陶潛慕許由登朝旋拂歸山袖得幾日眞消受風塵碌碌早休休身世一浮漚

金蓮子

問十洲洲中可着吳儂否把一世興衰來摠丟不信道大羅仙不齊齊扶我上丹丘

尾聲

泊舟邊挑燈後閒將心事寄新謳曰一日還登客槩樓

端正好

天生下莽剛腸親養就疎狂氣謾道秀才家謀道謀食簞瓢陋巷孜孜喜枉了你臭腐鼠當琅玕粒

滾繡毬

則俺這七不堪難盡提二不可難强逼嚼胡麻有些滋味訪玄芝華岳東西問丹谿桃源咫尺嘯青鸞蘇門近矣跨白鶴十洲相際誰肯把鳳龍章鵷鷺徘徊那壁廂書傳故友希回轍這壁廂家在寒

塘獨掩扉靜躁難移

倘秀才

有一箇接輿的風風勢勢有一箇棄瓢的茂茂爽爽都一樣狂病無些聖藥醫想尚平婚嫁畢憐臺孝宦情微似這等高朋怎及

滾繡毬

眼見的華子魚一品衣也不强管幼安三旌位恰纔是魚躍鳶飛一粘天一縱深溪誰待將愁布袋博千石悶葫蘆裝百味業風波道禹門三級則俺搭伏定園客絲鍾山玉落得箇便宜他道是朝中駟馬掀髯貴俺只羨春後鱸魚墜釣肥雲水依依

倘秀才

則俺這廣陵散從頭至尾華陽亭夜傳朝習因此上懶向東風問是非打算的當年囚野性晚歲脫朝衣太古是自尋狠狽

醉太平

猛可的風搖燭晦那裏來怪漢妖姬鵝行鼠竄過
窻西把先生調戲明王鼎上單摸擬宣尼語次明
分析離騷譜內見依俙呸原來是你

叨叨令

則見他一哩兀剌的嘴舌兒設一會急哩骨鹿家
計西留速祿的手脚兒弄一套披哩扒剌家戲剔
留禿亂的鬼伴兒出一溫稀哩豁剌家氣子待舉
那疋丟撲荅的精拳兒打教他乞哩磕囉的跪早
則是罔兩也磨哥誰待將稀哩合剌的鎖條兒來乞留曲呂家繫

尾聲

爲光明渺渺遊鼃忌從暗漏昂昂正氣塞這些時
誰慙愧人世上如君幾則見潛着踪躡着跡單矚
着高明第只賺下一點兒陽光都是鬼

排歌

何處春來新莊柳眠枝頭鳥弄鞦韆侯家臺榭景無邊別墅豪華更可憐紅垂徑綠覆川儘徵詞客賦新篇聯珠勒辦錦纏宮袍拂汚酒如泉

前腔

芳艸香輪松風野絃鴛鴦睡暖沙邊午橋橋外足榆錢買斷瓊樓翠幙天迷桃塢涉杏田山堂縹緲枕溪煙低陶舍短謝墟嵩峰六六供莊前

井州歌

東都閬苑護風亭水榭綠野芊芊流丹聳翠四座
賞心非淺羣公騶步憐青靄上相閒登立綵旃棲
煙洞漱玉泉將無乘月弄潺湲金繩外寶筏邊清
漪碧浪遠浮天

前腔

牙檣下鏡川見參差幾點白鷗飛轉烹龍煮鳳官
家珍重賢賢晨趍政府中書令晚醉恩波太液仙
煙霞傲雨露偏千秋盛事照青編金鱗戲玉渚鮮
櫂聲驚破水中天

前腔

平沙繡陌連惟名花無語笑留歡讌移尊掃石風
來何處旃檀笙歌四起供春帳水樹千重簇暮筵
蘭亭醉金谷眠綺羅香度辭蘿前簾珠潤塵玉煙
悅然身世小壺天

前腔

重鋪小閣氊看蹁躚舞鶴赤欄西畔爲憐高潔三千買向青田蒼虬礙月迷歌伎白鹿銜花近酒船閒分韻小問禪曲房人靜費鑪煙漁燈亂騎吹闐集賢坊外艸連天

尾聲

聽村謠過野岍臨風如誦鳳兮篇留與工師播管絃

集賢賓

丹霞彩鳳聲縹緲玉人何處吹簫硤上青山空窈窕費想像精神多少燈殘月曉更輾轉悶縈懷抱春易老怕一夜海棠吹了

前腔

天然綽約難画描溪橋望影蒐銷那點花星纔得照又退度爲花煩惱良緣未了知甚日五湖煙棹夢繞却夜夜若耶西角中原韻上聲

黃鶯兒

心事漏眉梢奈狂朋放啞刁兒童刺刺多猜道邢夫人隱嘲尹夫人遠挑待和他語防他笑又花朝華燈綺席喬送可憐宵

前腔

閣外曉鶯嬌淡眉兒自懶描沉吟单爲張京兆儘金鑪篆銷任珠簾影搖翠籠鸚鵡何心教坐無憀登樓一望腸斷硤川橋

猫兒墜

無情雨點一夜響芭蕉不住風聲似海濤清清聽徹汝雞嗁難熬巴不到驚起棲鴉啼散林皐

前腔

曈曈曉日初轉杏花梢淡淡香雲護絳霄衣裳容貌印心苗難消須不是夢裏春蒐画裏春嬌

尾聲

王孫何事迷芳艸能幾步江皐難到便賦殺高唐

也只是枉絮叨

七犯玲瓏 五十誕辰自壽次楊升菴韻

曾鄰五鳳樓親陪八駿遊緋袍錦帶黃扉右 香羅帶
清禁出彤騶每送夔龍集多稱董賈流 梧葉兒 玉墀
頭朝封夕奏頗自道遭逢非偶請劒賜蚩尤 水紅花
逆鱗險處脫戈矛毒魚腸暗裏來僝僽自蓮芳
社東林可投白雲閉屐東山可留 皂羅袍 射影由他
射浮名本自浮 桂枝香 羣麋鹿應馬牛田間推戴醉
鄉侯 八聲甘州 斗酒祝颺窶 黃鶯兒

前腔

沉沉十二樓朝朝紫氣浮江城如画春如繡五十
謾悠悠世故蕉中鹿人生水上漚信亍吞花天酒
地且自把精神抖擻紈綺結綢繆儘黃金能買少
年留縱丹砂可養長生就王孫芳艸盤桓且休莊
生胡蝶逍遥且遊簪笏元塵土絲綸只釣鈎鮫龍
雨鷹隼秋何如范蠡在扁舟來去不驚鷗

黃鶯兒　問病戲答用稼老意

吾病掩吾廬羽衣過問起居新來三事縈心緒松
栽手扶松濤耳須纔高數尺如人許礙梅舒兼妨
花徑叵耐欲教鋤
曲水護堂隅鏡熒熒可照鬚東陵驟雨泠泥注南
榮素書西樓綺疏一時倒影汙瀦處更羣魚誰魴
孰鯉察見也應虛
念載賦閒居喜青山日面亍數竿修竹貪幽趣清

陰未舒晴嵐頓迂故人遮斷逢迎路費躊躇留山
去竹乍可食無魚
因此病旬餘有良方爲破除羽衣咲道非能與倉
公檢書盧醫照軀也應藥石難區處欲瘳歟乘風
馭鶴往問北山愚

黃鶯兒

疎雨濕春愁淡煙中翡翠樓粉蒪香夢那消受前
春倦遊今春併酬海棠開後還依舊剩風流東家
胡蝶飛過小齋頭
芳艸亂春愁念王孫耐薄遊故園桃李空迴逗長
安御溝襄陽市樓知君到處饒花酒繡牀頭鶯喧
蝶鬧而我獨如秋
何處避春愁啓山窻見沃洲青霞只在朱闌右仙

遊宦遊清流濁流五湖一壑須回首謬悠悠悔將
書劒十載客皇州
鳳管咽春愁睡朦朧洛浦遊無端黃鳥驚清晝花
香滿樓煙香滿籌韶華不減蛾眉皺羨扁舟東風
吹去一夜楚江頭
香霧閣春愁錦模糊十四樓池邊射鼻驚鴛否煙
收未收簾鉤未鉤閉時花影空文鴛近牆頭遮紅
掩翠生怕蝶蜂偷
飛燕掠春愁壘巢泥撲畫樓東風上下穿花柳紅
英顫羞青條弄柔香來百和濃于酒怕邀遊芳塵
滾滾沾汚紫絨鞦
一院鎖春愁蝶紛紛過院遊破除煩惱還憑酒君
封醉侯余矇矓醒眸糟丘丼老還丼朽信沉浮幾多
心事都向琖前休
歌送竹枝愁楚雲臺謝月樓閉情逸興吾何有裁
書謝鷗營巢笑鳩茅齋小坐枯禪久乍難收舊懽

平樂飛夢到瀛洲

煙際古今愁暮潮空漁網收吳山越水仍依舊蘋洲蓼洲瓊樓蜃樓一聲長嘯無何有得休休爲莊爲蝶花下且淹留

朝市不關愁喜歸來足浪遊廣陵絲竹蘭陵酒閒身野鷗閒心水流鶯花不避逃名叟擅丹丘玉杯銀燭誰數晉風流

眉黛惹香愁半迎欄半入樓十分春色飄零九無人淚流逢人害羞教人錯恨司花手怕擡頭隔牆誰唱合調是甘州

贏得一塲愁曉鶯啼宿雨收有情無力花枝後誰家紫游誰家碧油暗憑纖手拋紅豆答綢繆紫絲蠅拂故意落街頭

往事不勝愁記朱顏倚翠樓博山微煖煙初透鶯兒語投燕兒語柔于今門掩梨花瘦月光流不知時變依舊上簾鈎

流水似儂愁正愁時咽不流浮萍容處隨波皺無
情自由多情怎留狂瀾到海無回首恨悠悠桃源
洞口不管落花羞
遲暮不禁愁喜青山慰白頭平生磨滅餘詩偶東
家哂丘西園障遊何妨野外開尊酒得優游漫勞
湖上絲竹載梁州
繡戶揭芳愁恠遊絲撲鬢浮閉將羅綺驕新柳林
光下樓湖光擁舟韶顏轉盼應偷瘦乍回頭竹西
歌吹或恐是揚州
花鳥杜鵑愁紲珠簾白玉鉤深深不捲閒芳晝香
風餞遊香泥襯輒怕輒前芳艸風前柳上心頭迴
身小閣齧淨紫絲緺
夜雨滴鄉愁訝江南塞北秋孤燈客夢相燃久飄
紅點疇殘香雨溝石家金谷能存否問平頭濁醪
誰送一借汝銷憂
不見阮郎愁罷粧臨江上樓春帆過盡非吾耦殘

霞旋收斜暉轉幽鷗波漁火仍依舊甚封侯須憐
脉脉腸斷白蘋洲
芳杜爲誰愁灶名香暗誦劉春歸爛熳人歸否風
波渡頭繁華帝州凭欄指點含顰久漲春流儻迷
處所花下問漁舟
誰使管絃愁費金猊繞玉樓春風舞袖成啼袖搥
殘帶鈎麗開錦褥書來慰我權消受總虛浮郎如
萱草得見始忘憂

兜起百花愁意寥寥覆酒甌海棠翻落山礬後朝
榮暮休晴開雨收陰陽消長元非偶且悠悠憑君
莫話黃紙到滄洲
撿校落花愁季倫家玉隧樓香蒐縹緲王孫後非
干雨泗非關蝶偷非貪結子輕含秀也自戀枝頭
紅顏薄命容易逐風流
南國翠蛾愁怕周郎揭務頭滿堂俠客皆回首諸
賓謝休惟髣笑留開襟錯履渾無咎恣風流煙塵

何處腰下指吳鈎
無處着閒愁謾三山浪十洲神仙富貴皆虛謬滄
波白鷗紅纓紫騮滿前佳興隨人有挾風流三杯
琥珀春釀騶騵裘
風雨小窻中剩山茶幾朵紅催將春去教人送春
醪枉濃春詞枉工留春無計尋春夢太匆匆穠桃
繁李同日避牆東
心事酒杯中恨如箕斉晚風簾前驚破遼西夢豪

家擊鐘寒家賽瓊鶯花世界人天共總牢籠東方
千騎若箇領羣雄
醉夢綺羅中信流光逐轉蓬愁紅怨綠無此一空今
朝小童明朝老翁三旌六印都虛哄問天公朝朝
暮暮許我樂融融
花月杜門中任波翻陸海風招尋多與閒鷗共滌
陽醉翁山陰數公酒闌金谷朱絃動忒從容千秋
快事併在峽山東

流浪劇場中儘繁華過眼空誰悲誰喜誰攬弄春
情正濃春宵易終尊前勘破邯鄲夢喚羣蒙六如
身世分付梵王鐘
開落數旬中鬬芳菲逞化工風欺雨妬兼蜂擁槐
陰旋濃蟬聲旋洪涼颸旋向樓西動肯相容牡丹
芍藥一樣土泥封
磊落小山中似文章太史公又似相如車騎門庭
擁花開那峰鶯啼這峰天教良友來供奉日相從
百年吾汝無棄白頭翁
半笑半嗔中細挼花待打儂人情不似花情重枝
枝竝紅朝朝向風郎今何事閒和哄略從容醉眠
花塢何必洛城東
妮子綠窻中罷瑤琴臥碧筒戲臨小草題戔縫瓶
花手叢鑪煙手籠太湖峰畔眉頻送乍朦朧低佪
團扇無語怨東風
風月醉眠中隼輿藩獸錦絨江南行到纔知夢溪

前釣翁山前牧童門前料想無題鳳話匆匆煩君
記取寒食後朝逢
紫翠夕陽中画樓臺色相濃桃花歌罷漁歌動雲
横幾峰愁深幾重眼餘眉剩憐宵永繡帷空却嫌
鄰笛和月到簾櫳
綵袖畫船中過滄浪指釣翁依俙楚客調哀鳳深
紅淺紅清風煖風桃花無主隨波送謝驚鴻怕稱
丞相難近館娃宮
山色有無中枕江煙草閣空春流日夜愁心共花
殘曉風鶯關午鐘霞生遠樹漁舟攏月朦朧穿窻
片月移過枕函東
誰唱月明中竹枝詞楊柳風珠簾翠幄空遮擁鑪
煙自濃花陰自重想嫦娥冷落還心動恨重重胭
脂萬斛推瀉絳河東
人在百花中似花神別致功一春煙雨專調弄生
涯此叢心情此空纔當闌熳它家供綠陰濃春歸

何處須問賣花翁
深巷晝眠中誤豁雲繞臥龍人間波浪兼天湧朱
輪素封紅氍碧筒大都不入希夷夢撫孤松五陵
裘馬羞殺舊吳儂
彩筆画樓中覺詩情讓曲濃栽雲剪水閒嘲弄前
人未工今人稍慵百壺春酒誰傳送口磨龔吳趨
得意不減晚唐風

折桂令 鳳林曉粧
倚雕欄倦理春雲慢撚花枝閒撥鑪薰小玉頻催
輕霞乍舉高髻雙捫響鈿珥摧殘蝶夢索臙脂喚
醒梅魂不待寒温看殺東君傳語西鄰

前腔 秧山晚別
兩船兒分載離愁雲懶西飛水恨東流昨夜蘭房
今宵桂櫂甚日瓊樓撒不下虹霓舞袖帶將回煙
雨眉頭柳岸沙洲有限留連無限綢繆

前腔 梅谿午夢

甚風兒吹到梅谿香霧空濛淡月依俙筵上傳觴
曲中傳恨燈下分題憐舊雨花心困水弄新晴燕
嘴沾泥兩意癡迷錯算雞鳴驚散鶯啼

前腔 聖水秋期

載西湖何處西施客約金秋並倒瑤卮天鏡迎粧
寃裳待曲月愚催詩附繡領親邀玉趾勝檀箋遠
寄烏絲座客其時詞賦坡仙花柳丘遲

畫眉序

花落杜陵家點砌飄階晚簾下歎餘年過順受此
嗟呼凌雲氣總被風吹隱霧性偏遭雨打自今甘
戴黃冠去投身社鼓神鴉
漠漠冷儒家正晝驚雷自天下掣罄兒猱犴沼室
蚯蚓僑栖斷故苑聞鶯稚子賣豪家洗馬自來強
制悽惶淚今朝雨後梨花
歌管沸鄰家獨倚南樓望山下歎飄零官巷斷送

年華青衫漬寧爲氷絃白帢倒非關玉笋問天還
甚無情事牆西不住啼鵑
風雨困山家苦霧愁雲伴窻下歎生如井蔗近尾
多查醉醒悟莊蝶眞於詮蠻觸付漁樵閒話但教些
箇無牽絆何妨流落天涯

尾犯序

霜降頼秋容馬僕牛醫都上親塚豈料丞卿奠寒
漿旅中私慟空暗想前年拜掃還豫恐明年斷送
收淚向山頭一望滿眼白雲封
墮落鐵山叢淚閣清波眉聚雙峰甚日峰開斷波
流眼中得隴誰還望南樓燕語誰還望西園蝶夢
望則望柴門土窟未合命寄牆東
聽到五更鐘萬種思量總是朦朧亮橋巴明便皇

皇府中惶恐臨老也逢坑落塹捱命也如痴似憐
纔擎飯城頭冷角吹淚墮匙中
怨氣欲干虹諧殺兒郎蠹殺而翁苦捱三時望淒
涼卷終誰憧人又殺蘋蘩孝婦天又殺芝蘭秀種
攢悲痛枯腸涸眼無淚洒西風

隅園集卷十八 終

天后辛酉賜綺堂新